

符32

282

標記十八史略校本

關以雄校訂
秦西漢

二

秦隴西谷名

也在雍州

○嶽山之東北

○奇貨可居

○胡三省曰賈

人居積滯貨

伺時以牟利

以廢子楚方

財貨也居蓄

積也是賈人

之語

以說妃太子

有子九四人

正妃華陽夫

人無子楚母

毋愛故質趙

不韋憐而結

之遂勸華陽

始皇
生于
邯鄲

標記十八史略校本卷之二

明 臨川 陳 殷 音釋

日本 加賀 關以雄 校訂

秦 姓嬴氏
非子後

秦始皇帝名政始生于邯鄲昭襄王時孝文王

柱為太子有廢子楚為質致于趙陽翟宅屬鈞州

大賈古呂不韋適趙見之曰此奇貨也喻子可居

言可居積以乃適秦因太子妃華去陽夫人之

姊以說妃立楚為適嫡嗣不韋因納邯鄲美姬

立之已為傳
取諸姬絕好
善海者獻之
○相國官名
輔天子攝萬
機也
一切索隱曰
一切猶一例
言盡逐之也
言切者譬若
利刀之割一
運刀無不斷
者
由余晉人也
○百里奚真
人也蹇叔公
孫枝岐州人
也

有娠而獻于楚生政實呂氏孝文王立三日而
薨楚立是為莊襄王四年薨政生十三歲矣遂
立為王母為太后不韋在莊襄王時已為秦相
去國至是封文信侯太后復與不韋通王既長
張不韋事覺自殺太后廢處并別宮茅焦臣名
也諫母子乃復如初○秦宗室大臣議曰諸侯
人來仕者皆為去声其主游說耳請一切逐之
於是大索入逐客客卿李斯上上声下書曰昔
穆公取由余於戎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

土壤說文柔
土也無塊曰
壤
黔首通鑑秦
記曰黔黑也
凡民以黑巾
覆頭故謂之
黔首朱晦庵
孟子註黎黑
也黎民黑髮
之人猶秦言
黔首
資索隱曰資
猶給
籍冠兵尚書
序疏信也索
隱曰籍或作
借謂以兵假
客令

求平不同姓也○豹公孫枝於晉并國二十遂霸西
戎孝公用商鞅之法諸侯親服至今治強惠主
用張儀之計散六國從蹤使之事秦昭王得范
雎強公室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客何負於秦
哉泰山東嶽在不辭土壤故大河海不擇細流
故深今乃棄黔儉首秦謂民曰黔首謂黑以資
敵國言民者國之本棄之則衆卻賓客以業諸
侯言賢者國之輔卻之則國所謂籍借寇兵而
資盜糧者也王乃聽李斯復伏其官除逐客

冠也 齊索隱曰持 遺也言為盜 齊糧也 韓非韓之諸 公子也與李 斯同事荀卿 間毀也 司馬公曰君 子親其親以 及人之親愛 其國以及入 之國非為秦 謀而首欲覆 其宗國罪固 不容於死矣 焉足愆哉 余宗海曰除

韓非 上書 滅六 國 更号 皇帝

今去聲斯楚人嘗學於荀卿秦卒用其謀并天下 有韓非者善刑名為韓使去聲秦因上書王悅之 斯疾同嫉而間入澗之遂下吏下獄吏治罪後斯遺 去之藥令平自殺○十七年內史官掌爵祿廢 法勝滅韓十九年王翦滅趙二十二年王賁 子翦滅魏二十四年王翦滅楚二十五年王賁 燕二十六年王賁滅齊秦王初并天下自以德 兼三皇功過戈五帝更庚號曰皇帝命為制令 去去聲為詔制者製也帝主制度之命也自稱曰朕 聲詔者照也帝主詔告之命也自稱曰朕

拜遣官曰命 改命為制者 取斷政之義 也布告中外 曰令改令為 詔者取詔告 之義也 朕蔡邕曰稱 朕古者上下 共之至秦獨 為尊稱後世 遂因之 除隘法胡氏 曰子議父臣 議君而非其 禮罪不容誅 矣考德行之 實而以天誅

論皇 帝王 之義

通鑿始皇既并天下采用鄒衍五德之說以為 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始改年朝 賀皆自十月朔衣服節旗皆尚黑數以六為紀 〇胡曰凡言不師古而立私義者未有不以秦 為稱首秦焚詩書坑儒士廢諡法罪三族以十 月為正後世監之不尋其轍矣至於兼皇帝之 號用五德之運壞井田開阡陌郡縣天下大作 宮室是皆可更改廢絕則自漢以來遵用而不 改何也古之聖人應時稱號曰皇帝曰王而 止矣非帝貶於皇王貶於帝也惟不知此義遂 以皇帝為尊稱而以自居以王為降等而以封 其臣子失之矣秦王之為言繼天撫世之謂曾 是而可使臣子稱之乎吳楚僭王春秋比之夷狄 六國用夷禮乃周公之所廢也豈可以此之故 謂王卑於帝而不稱哉仲尼祖述堯舜憲章三 代尊周立號繫王於天其禮隆極於秦何取焉 是故有天下者必法孔子稱天王其列爵諸侯 自公而降則名正言順百世以俟而不惑矣

之臣子亦安得而私之哉然後世謚法雖存而公道不暢為臣子者往往如美謚於君親使死受所不當得取世訛笑則又不若不謚之為愈也余宗海曰始皇更改古制大虛無道宜其畏天下議已而除謚法也其為子孫計則欲萬世

除謚法 論謚法 為忠 孝之 賊 銷兵 罣

制曰死而以行於身日行。為謚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無義也。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愚案胡曰。子議父。臣議君。而非其禮。罪尚。有爭。臣爭之。猶可。況以禮而議之乎。且加謚之。禮。非臣子所得而稱也。考德行之實。衆言僉同。稱天子以謚之。則盡人心。合天理。為萬世之勸戒。臣子又安得認我君我父而吝之哉。孟子曰。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不能改也。其言蓋謂人君苟得不仁之實。則臣子雖或愛之。其亦不得廢公義而改其謚矣。而使夫為人君者。知所審而擇所由哉。然則秦人除謚。○收天下兵聚咸法。徒為後世忠孝之賊乎。

無窮然其傳止於二世而亡者何哉梁氏所謂治天下而法先聖猶飢之必食不可一日廢今也絕先聖之道而欲以長繼是猶欲食而求生也豈不難哉斯言得之矣稱人非今正之類兵軍器劍戟鐘鐻錄與簠

罷封 郡置 縣

陽銷以為鐘鐻。鐘鼓之節皆用以為飾。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百二十斤。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丞相王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廷尉大官掌刑獄也。斯曰周武王所封子弟同姓甚眾後屬。蜀疏遠相攻擊如仇讐。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他摠也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賞賜之甚足易制也。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初定又復

同和名龍頭也

金入關中記始皇二十六
年有大人十
二見於臨洮
身長五丈足
履六尺皆夷
狄服天誠若
白勿大為夷
狄行將滅其
國始皇不知
反以為瑞乃
銷兵器鑄為
金人象之集
覽金人置官
庭中號曰翁
仲漢世在長

立石頌功業

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

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江象郡會稽潁川碭郡

南海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

西遼東桂林鉅鹿邯鄲上黨大原雲中九原鴈

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置守尉監平声○守

守者也監御史掌監郡者也○二十八年始

皇東行郡縣上鄒嶧亦山立石碑頌功業上泰

山立石封祠祀漢郊祀志築土曰封除地曰禪

而祭天禪小山既下風雨暴至休息樹下封其松

為五大夫秦時爵名或謂封禪見上于梁父在山

樂官門古者以銅為兵

陛下謂天子也

也以外堂者也

由人臣稱之

子曰陛下蓋

因卑違尊之

義也

封禪丁南湖

曰封禪之禮

古所必無其

謂之有者管

泰遂東遊海上方士方外士也齊人徐市等上上聲下同書請與童男童女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仙人及不死藥如其言遣市等行始皇浮江至湘山在益陽洞庭之南相君廟在焉大風幾不能渡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堯女舜妻始皇大怒伐其樹赭其山○韓人張良以五世相韓萬氏曰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王凡五世韓亡欲為報仇父平相鞏王桓惠王凡五世韓亡欲為報仇始皇東遊至博浪沙中在今河南陽武縣良令平操鐵椎擊始皇誤中去聲副車去聲始皇驚求

一八各交下

卷之二 秦始皇

五

徐市即徐福
市即古市字
故與福音通
○博士掌通
古今
褚以火燒之
也
臘年終祭名
○錄圖書胡
三省曰如後
世識緯之書
○胡也始皇
誤認以為北
胡
長城丘濬曰
長城之築非
獨治其首昭
王時已築隴

長奴伐
城築匈

弗得令去聲天下大索入○三十一年更庚
臘為嘉平○三十二年始皇巡北邊方士盧生
入海還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乃始皇子胡亥之識始
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築長城
起臨洮洮○府屬遼東郡屬遼陽延袤萬餘里威振
匈奴○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
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
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
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則各以其學

西趙白代王
亦築於隱山
下蓋天以山
川隘險限華
夷補其不足
似不為過然
內政不修而
區々于外侮
之禦以至竭
天下之力亦
愚矣雖然更
繼秦者皆因
其已成之勢
而世加修補
之功安知天
下後世不賴
之以限限華
夷哉

李斯
請焚
詩書

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率群下以造謗臣請
史官國史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
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偶對
語詩書者棄市殺而棄其屍於市也以古非今者族并其族而
滅所不去除也者醫藥卜筮遊○龜曰筮種樹之
書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從其義則稱制曰可
○三十五年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
始皇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非
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也或為妖言

延表延長也
哀曰南北
雜燒之丘瓊
山曰嗚呼先
王之經籍自
是無全書矣
此始皇李斯
所以為萬世
罪人也
盧陵劉氏曰
秦所以亡以
立少子胡亥
也胡亥所以
立以長子扶
蘇在外也扶
蘇所以在外
以諫也儒也
然則秦亡之

作阿房宮

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傳去聲相告
引乃自除筮蹄云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
之咸陽長子扶蘇始皇子也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
今上臣子稱君皆重法繩之糾治臣男子賤稱
於父亦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
軍於上郡屬陝西今綏德州○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
王宮庭小乃營作朝潮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
前殿阿房如字或音傍○三山林氏曰阿山曲
毀故但号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
日阿房宮

禍始自坑儒
天道亦昭々
哉阿房師方曰
阿近也以其
去感陽近也
號阿房
閣道周馳架
木為棚而行
名曰閣道
複道築起為
道不與民庶
相雜天子自
行其上有私
路處則作穴
竇如城門百
姓在彼中往
來也

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
山陰在華表南山之顛巔以為闕表異山頂為複
重也道自阿房渡渭屬燭之咸陽以象天極閣
道絕漢抵營室也漢天漢營室星名天官書曰
營室曰閣道閣道者亦星名也阿房宮未成欲更庚擇令名
天下謂之阿房宮○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
執已天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至以衡石量書
見也衡秤石秤錘也以秤稱量不得休息
日夜有程文書日夜處決自有程限
貪於權勢至如此○秦有出使者還遇人持壁

持璧授之曰服虔云水神也索隱曰江神以璧遺高池之神告始皇將終一石百二十斤曰石

趙高矯殺蘇扶

授之曰為去聲吾遺去聲高皓池君地在咸陽明年

祖龍死祖始龍君象○三十七年始皇出遊丞

相斯少子胡亥宦患○者趙高從去聲始皇崩於

沙北平臺在大名秘密也不發喪詐為去聲受詔立胡

亥賜扶蘇死載始皇輜溫輶涼車車上有窓閉之則溫開之

則京故輶輶中以一石鮑掩也魚亂其臭也氣至咸陽始

發喪胡亥即位是為二世皇帝

二世皇帝名胡亥元年東行郡縣謂趙高曰吾欲悉耳目之所好去聲窮心志之樂洛以終吾年

輶也

田間之高處

○吳廣與

人字叔

言居閭里尤

也秦時復除

力役煩在閭

左者盡發之

有種子言求

之而不必胤

陳勝吳廣起于

高曰陛下嚴法刻刑盡除故臣更庚下置所親

信則高枕肆志矣二世然之更為法律務益刻

深公子大臣多僂同死○陽城縣屬人陳勝字

涉少去聲與人傭容也傭者笑曰若為去聲傭傭何

曰苟富貴無同相忘傭者笑曰若為去聲傭傭何

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驚鳥似

之志哉至是與吳廣起兵于蕘機○縣時發閭左

所在閭里以富強為右貧弱為左秦徭戍漁陽

郡屬北平勝廣為屯長張上○屯猶營會大雨

姓賢扶蘇楚人憐項燕
謂今之名紙上謂上其名
者削竹木以書姓名曰刺
秦漢之間謂之謂
張楚亮是楚為秦所滅已
弛今立楚為張
鼠竊狗盜皆也喻小

陳勝自立為王

道不通乃召徒屬曰公等失期法當斬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王侯將相寧有種
聲乎眾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
○史記云詐稱從民欲也稱大楚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
大梁張耳陳餘詣軍門上聲謂勝大喜自立為王號張楚
○史注欲張大楚國也諸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
郡縣長以應涉○謂者官掌通奏
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使者至上問之曰群盜鼠竊狗偷不足憂也上悅○陳勝以所善陳人

自立為趙王勝怒誅武臣家室察賜曰此生一察也不如立趙趣亟入關乃從之使賀趙臣遂不西兵
○籍字羽史記秦始皇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之奇籍又曰項氏世々為

武臣自立為王父老為沛公
項羽學劍書

武臣武臣名為將軍耳餘為校尉官掌使徇趙地

沛邑掾去主吏蕭何曹參漢書參為獄掾使也何為主吏為聲

收沛子弟得三千人○項梁者楚將項燕之子

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籍字羽少時

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籍曰書足以記

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梁乃教

籍兵法會稽難○郡屬浙東今紀興府守殷通欲起兵應

項氏世々為

楚將封於項
 故姓項氏
 田儋狄人齊
 故族也從弟
 榮與橫皆蒙
 強得人儋殺
 狄令略齊地
 為王
 吳廣所殺吳
 廣圍李由不
 能下其將田
 藏殺之

韓自立
 王為燕
 周自立
 王為市
 魏自立
 王為餘
 耳趙餘
 王為趙

陳涉使梁為將。梁使籍斬通佩其印綬。也組遂舉
 吳中兵得八千人。籍為裨副也將。時年二十四。
 ○齊人田儋耽自立為齊王。○趙王武臣使將
 韓廣畧燕地。廣自立為燕王。○楚將周市定魏
 地。迎魏公子咎立為魏王。○二年。吳廣為去聲
 同其下所殺。○陳勝為其御。莊賈所殺。以降平
 下並秦。○秦將章邯擊魏。齊楚救之。齊王儋
 魏王咎與周市皆敗死。○趙王武臣為其將。李
 良所殺。張耳陳餘立趙歇為王。○居鄴人范增

楚懷王孫心
 以其大父謚
 為號也嘗在
 民間為人牧
 羊

項梁
 立楚
 懷王

奏事人臣言
 事章疏曰奏
 嘗常同

年七十。好去聲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首事。不立
 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蠡蜂起
 之將。言如蜂群起也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必能
 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求得楚懷王孫心。懷
 之孫。立為楚懷王。以從民望。應曰六國為秦并
楚寂無罪故立其
 後。以順民望。○趙高與丞相李斯有隙。高侍二世方
 燕宴。通古樂。浴。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斯。可奏
 事。斯上聲。謁二世。怒曰。吾嘗多間閑。日丞相不
 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高曰。丞相長男李由為

夷滅也 真西山曰案此高將為篡奪之事故以是嘗試群臣而卜其從已與否也鹿馬易辨之物而群下不敢言則其為亂也孰禦事勢至此縱二世竟之亦無能為矣 陰中集覽中害之也 項梁敗死項羽本記項梁

三川今汝寧府守與盜通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然之下斯吏具五刑歷受墨劓刑腰斬古者罪重腰斬罪輕頸刑咸陽市斯出獄顧謂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丰蔡屬汝寧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誅父母妻三族 〇中丞相官者曰中後凡言中人中趙高欲專秦權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駭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指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高陰中去聲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

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不聽

論富貴不可恃 高莫敢言其過先儒有言曰士之品有三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者則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孔子之所謂鄙夫也夫以鄙夫而欲久富貴其可得乎秦之李斯趙高杖書坑儒指鹿為馬其志皆欲以奪政柄繼耳目以久享富貴為可樂而不知富貴率不可恃而覆宗絕祀之機斯在焉嗟夫後之欲求富貴利達於當世者可不監哉 〇項梁與秦將章邯戰敗死宋義先言其必敗有將驕卒惰之語梁果敗秦攻趙楚懷王以義為上將項羽為次將救趙義驕羽斬之領其兵大破秦兵鉅鹿今順德府下虜王離等降秦將章邯董驂司馬欣羽為諸侯上將軍

莫利先入關
師古曰不以
入關為利也
言畏秦也

懷王遣公入沛

奮憤激也

先是趙高數同言關東盜無能為及秦兵數

敗高恐二世怒遂使婿細閻女樂弒二世於

望夷宮張晏曰在長陵西北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立公子嬰為秦

王二世之兄蘇扶子也嬰既立族殺趙高○初楚

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關中記曰東曰函

關之間故曰關者王之當時秦兵強諸將莫利

先入關獨項羽怨秦殺項梁奮願與沛公先入

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慄慄悍汗猾滑

賊慄疾悍勇猾亂賊害也言羽不可遣獨沛公寬大長者可遣乃

食其陳留高
陽人也好讀
書家貧落魄
無以為衣食
業為里監門
吏年六十餘
長八尺人為
狂生慕司馬
食其為人號
鄼食其審食
其趙食其亦
如此

沛公不好儒

遣沛公○高陽沛邑屬人鄼歷食異其基謂沛公

麾指麾故曰麾下騎士曰吾聞沛公慢而易

異人多謀也此真吾所願從游騎士曰沛公

不好去聲儒客冠貫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

搜日溲同溺尿其中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令騎

士第次更入言之曰人皆謂食其狂生生自謂我

非狂生沛公至高陽傳去舍郵也傳者以木為

其上以召生入沛公方踞伸兩足床使兩女子

為信也下足而見生生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誅

傳舍顏師古

卷之二十一

秦二世

二十二

曰傳舍者人
所止息前人
已去後人後
來轉相傳也
一說謂傳置
之舍也其義
兩通
長揖顏師古
曰長揖者手
自上而極下
○以組組者
謂綴也所以
帶璽也繫頸
者以示欲自
經也
招八州索隱
曰謂秦強而
抑八州使朝
論秦
仁義
不施
攻守
勢異

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
衣延生上坐謝之生為沛公說下陳留
後常為說客○張良從沛公西○沛公大破
秦軍入關至霸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
秦王子嬰素車
白馬示有繫頸以組服也出降軹道旁蘇氏曰
名在長安東三十里秦自始皇二十六年併天下二世三
世而亡稱帝止十有五年司馬溫公曰孔子曰
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也善大夫賈生之言曰秦
以區區之地致方來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
餘年然後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
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何哉仁義不施而攻

已也海內九
州其一則天
子之縣餘八
州在外記王
制八州八伯
是也
六合謂天地
東西南北也
○七廟三昭
三穆與太祖
之廟而七
太祖高皇帝
謚法無高劉
季功最高而
為漢太祖故
特起名焉
破師古曰蓄
水曰陂蓋於

劉李
隆準
龍顏

守之勢
異也

西漢 沛公封於巴蜀漢中為漢
王而西都長安故曰西漢

漢太祖高皇帝堯之後 案新唐書宰相世系云
孫生而有文在手曰列累因以為名能御龍事
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豷韋氏在周封為杜伯杜
子曰溫叔奔晉為士師生士蔦士蔦為生成伯缺
缺生士會適秦歸晉有子留於秦自為劉氏生
明魏徙遠遠生陽陽十世孫馮仕魏為大夫秦
滅魏徙梁生清清徙居沛生仁號仁號生煇煇
帝高 姓劉氏名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母

媪 襖之稱 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時大雷電晦
冥父太公往見交龍其上已而產劉季隆準漢

劉李
隆準
龍顏

澤反隄塘之上休息而寢寐也
太公名燻字執嘉
蛟交龍交當作
龍顏言非凡也
縱觀當時車駕出則禁觀者此時會縱
民令觀而觀之縱放也
箕帚妾綱鑑注呂公謙言願以息女為劉季執奉箕

註隆高而龍顏美鬚髯在頤曰鬚龍股有七十準鼻也
二黑子也疾也寬仁愛人意豁歡入大之貌開如也有木度量也不事家人生業及壯為泗上亭長秦制十里一亭
亭置一長嘗繇同役咸陽縱觀秦皇帝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單善父縣屬人呂公好去聲相去聲下人見劉季狀顏曰吾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猶言良重吾有息女所生女也願為箕帚妾卒與劉季即呂后也秦始皇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壓也當之劉季隱於芒碭

帚之妾也
竹皮為冠竹皮箏皮謂箏上所解之箠也
送徒始皇葬於驪山故郡國送徒
揚循吉日斬蛇之事沛公自托以神靈其身而馭天下之愚夫愚婦耳大虹大霓蒼龍赤龍流火之鳥躍舟之魚皆所以兆帝王興

斬蛇劍
驪山送徒

唐山澤間芒山碭山在今歸德亳州之間呂氏與人俱求常得之劉季怪問之呂氏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劉季喜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下歸也者為亭長時以竹皮為冠及貴常冠賈所謂劉氏冠也劉季為去聲縣送徒徒罪供役作也驪山徒多道亡自度堂入比鼻也至盡亡之到豐邑在鄆縣杜陵西南西止飲夜乃解縱放也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季被酒猶言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之後人來至

起者此斬蛇之計所由設也

白帝子赤帝子秦以金德

王金色白故白帝子指秦

也劉季堯之後火德故赤

帝子指劉季也

廬陵劉氏曰高帝入咸陽

則除秦苛法光武至河北

則除秦苛政二漢之興宜哉

約法三章

蛇所有老嫗過去也。哭曰：吾子，白帝子也。今者

赤帝子斬之，因忽不見。後人告劉季，劉季心獨

喜，自負諸從去聲下。者日益畏之。陳涉起，劉季

亦起兵於沛，以應諸侯。句旗幟，熾皆赤帝前赤。

楚懷王遣沛公破秦入關，降秦。秦王子嬰既定

秦，還軍霸上，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

秦苛何細也，法久矣。吾與諸侯約，先入關中者

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

死，傷人及盜，抵罪。服虔曰：隨輕重制法也。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盜賊有少

號百萬師古曰：兵家之法，不言實數，皆增之。

范說沛公

項羽欲入關

罪名不可預定，故九言。餘悉除去上聲秦苛法。秦

民大喜。唐曰：不殺子嬰，約法三章，此謂取好為得天下之根本。楚漢得失全在於此。項

羽一切是。項羽率諸侯兵欲西入關，或說沛公守

關門。羽至，門閉，大怒，攻破之。進至戲華川渭南。

北流，經戲亭，入渭。期且擊沛公。羽兵四十萬，號

百萬，在鴻門。地在新豐東。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

說羽曰：沛公居山東，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

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唐曰：入關珍物無所取，婦

女無所幸，此乃高祖之創業規模也。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

為壽師古曰凡言為壽謂進爵於尊者而獻無疆之壽
秋毫毫長銳毛也又言物細曰秋毫言毫至秋極纖細也
籍吏民史記寓記之簿籍也

姻為伯與婚約項

采同彩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羽季父叔曰項伯
索隱云名纏字伯素善張良夜馳至沛公軍告
良呼聲去與俱去良曰臣從沛公有急亡不義入
具告因要邀伯入見沛公奉卮支○應劭曰飲酒禮器卮以角作卮酒為聲
四升酒為聲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也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背德伯許諾曰且日不可不蚤早同古字通用自來謝伯去具以告羽且曰人有大功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沛

曹無傷之言漢書曰項羽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已閉關中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賈布等攻破函谷關遂至戲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羽怒欲攻沛公使人言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謝羽鴻門
范項增
莊項
劍舞
樊噲
直入

公且從百餘騎見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曹姓無傷之言羽留沛公與飲范增數勸目羽師古曰動目以諭舉所佩玉玦決○玉佩也者三羽不應增出使項莊羽從弟入前為壽請以劍舞因擊沛公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張良出告樊噲以事急噲擁盾純上○直入直入嗔同

東歸陸瑞家
 曰功名總立
 便思首丘豈
 帝王之度哉
 羽所以敗也
 ○沐猴時珍
 本草綱目猴
 好拭面如沐
 故謂之沐而
 後人訛沐為
 母又訛母為
 彌愈訛愈失
 矣一說彌猴
 不耐久冠以
 喻楚人性躁
 暴也
 果然言果如
 人言也

散關也。北之地肥饒。可都以霸。羽見秦殘破。且思
 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聲繡。夜行耳。韓生
 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也。張晏曰。沐猴。猴
 人衣冠。其心不類人也。羽聞之。烹韓生。羽使人致命懷王。
 致猶復也。羽將以求王。王曰。如約。如先關中羽
 怒曰。懷主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得專主約。
 乃陽尊為義帝。徙江南都郴。屬湖南。分天下王
 去聲。諸將羽自立為西楚霸王。孟康曰。舊名江陵。
 彭城。為乃曰。巴蜀亦關中地。立沛公為漢王。王

陽尊陽外也
 外尊懷王內
 實不奉其號
 令也
 何得專主約
 主舊作王非
 也
 以何為丞相
 胡氏曰人有
 恒言皆曰用
 賢所以養民
 也。蕭何乃謂
 養民以致賢
 人何也。曰此
 無所因襲而
 獨見之言也
 夫天之立君
 以為民也。君

上平聲。巴蜀漢中。巴郡。今順元等處是也。蜀郡。
 下。去聲。今興元府也。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三
 人。章邯。董翳。司馬。以距塞漢路。漢王怒。欲攻羽。
 蕭何諫曰。願大王。王。上平聲。漢中。養其民。以致
 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乃就
 國。以何為丞相。○漢元年。五星聚東井。五星。木
 水也。井。經星。直秦分雍州之域。時五
 星聚於其次。乃沛公與王之兆也。○初。淮陰
 縣屬。韓信家貧。釣城下有漂。剽。○以水。母見信。
 饑飯。信曰。吾必厚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

之求臣以行保民之政也臣之事君以行安民之術也故世主無養民之心則天下之賢人君子不為之用而上之所不得者莫非殘民害物之人是以民心日離君勢日孤亡秦之轍可

以鑒矣蕭何有見於此而高祖聞言即悟漢興宜哉

能自食吾哀王孫蘇林曰如言公子也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屠肆中少年有侮信者因眾辱之曰若雖長如下字大好去聲帶劍中情怯耳能死刺我我不能出我膀讀如跨下信熟視之俛同俯出膀下蒲伏手足並行之貌市人皆笑信怯項梁渡淮水出唐州桐栢縣桐栢山東流合淮水肥水泗水入海信從之又數並同以策干也求項羽不用亡歸漢為治平聲粟郡名即將士皆謳歌思歸多道亡信度入堂何

漂母季光縉曰或謂漂母非婦人乃秦漢間之隱君子蓋以其不望報數言有儒者氣象且似教韓信立切不當責報耳按此則母當作冉或云越絕書有漂冉蓋冉字之誤

蕭何追韓信凌約言曰方信歸漢一亡卒耳相國何

已數言王不用即亡去何自追之人曰丞相何亡王怒如失左右手何來謁白句也王罵曰若亡何也何曰追韓信王曰諸將亡以十數聲上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聲平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贊爵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然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去聲公以為將何曰不留也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王素慢無禮拜大將如

所見而奇之
蓋何所以察
天下之勢者
甚熟而信適
與之乎故數
與語而遂以
國士奇之耳
向使無定畫
干中而驟聞
其說安能力
荐而大用之
哉
董份曰何屢
言信而未用
難何不能為
力故予嘗疑
信也何之謀
也信之而身

呼去聲小兒此信所以去乃設壇場具禮師古曰壇除地為場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
韓信也一軍萬人為軍皆驚王遂用信計部署
曙諸將使各效職留蕭何叔巴蜀租給軍糧食
引兵從故道通鑿註縣屬武都出襲雍去聲王章邯邯敗
死塞去聲王司馬欣翟宅王董翳皆降○漢二年
項籍弑義帝於江中○初陽武縣屬汴梁人陳平家
公好讀書里中二十五家為里社平為宰分肉甚均父
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乎曰嗟乎使平得宰天

追之安為奇
以聳動上耳
○里中社自
秦以來民二
十五家以上
始得立社謂
之里中社里
社之設所以
祈年穀救災
福洽黨閭禁
太平也
為宰師古曰
主切割肉也
正字通宰為
事物主也

將受毀周
金諸平勃
歸亡陳
漢楚平

下亦如此肉矣初事魏王咎不用去事項羽得
罪亡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拜為都尉參乘去聲典
護軍典主護監也周勃言於王曰平雖美如冠玉其
中未必有也有飾冠以玉則外見美而中無德也臣聞
平居家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又不容亡歸
漢今大王令平聲護軍受諸將金願王察之王讓
責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大王所問者
行去聲也今有尾生古信士或曰即微生高孝已紀○高宗子有
行之行而無益成敗之數大王何暇用之乎王

尾生孝已綱鑑注尾生與女子期於梁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或云即微生高也有信行孝已殷高宗子有孝行事親一夜五起母早死高宗惑後妻放之而死成敗之數數言智數術數

董公漢王為義帝發喪

拜平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
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新城鄉名三老官名史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掌教化董公遮說遮道而說也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音項羽無道放弒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眾為去聲下同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今項羽放弒之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河南河東河內之士南浮江漢而下願從

胡氏曰天下苦秦諸侯並起名其師者曰誅無道秦可矣今秦已滅諸侯各有分地而漢又起兵雖曰項羽為政不平顧亦伸已私忿非義兵也及董公獻言漢王大臨然後項羽弒君之罪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天下歸於漢王可坐而

睢水之圍

太公為楚所獲

諸侯王擊楚之弒義帝者○漢王率五諸侯常山

王張耳河南王申陽韓王鄭昌魏王豹殷王卬貢父云張耳此時無兵蓋陳餘也兵五

十六萬伐楚入彭城郡屬河南項羽所都而沛郡也収其寶貨

美人置酒高會項羽方擊齊聞之自以精兵三

萬還擊漢大破漢軍於睢水出河南府陳留縣東經雍丘至

應天府上死者二十萬人水為去聲之不流圍漢

王三匝入會大風從西北起折古木發屋揚沙

石晝晦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審食異其基○臣名審姓

也從去聲太公呂氏間潤行遇楚軍為去聲楚所獲

策矣故隨何陳此義而下九江鄴生陳此義而下全齊於是楚人背無所倚右斷其臂雖欲不亡不可得也
率五諸侯兵胡氏曰盤水可奉而志難持六馬可調而氣難制使漢王於是時競々業々如初破秦入關時則心何至

蕭何轉漕兵

常置軍中為質致漢王至滎陽鄭郡名即諸敗

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悉詣滎陽漢軍復

大振奮也○蕭何守關中立京廟社稷縣邑事便

宜施行計關中戶口轉漕曹又去聲調去聲兵

未嘗乏絕張曰蕭何佐高帝定一代規模亦宏遠矣高帝征伐多在外何守關中營

此何相業之大者又何為相之初首薦韓信為

大將而三秦之計遂定此○魏王豹叛漢王遣

韓信擊之豹以柏直柏姓為大將王曰是口尚

乳臭安能當韓信信伏兵從夏陽縣屬以木罌

於敗哉今志不持而氣為帥狃於小勝而逸欲生焉是以至於此耳且是行也直欲破羽之國都歟則宜亟還滎陽以主待客可也若欲致羽而與戰歟則宜分部諸將據險邀擊可也今乃淹留引百肆志罷樂而群臣亦寂無諫者豈良

信趙耳

鶩渡軍通鑿注以木押縛罌以渡襲安邑鮮州

虜豹信既定魏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

擊齊南絕楚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王遣張

耳與俱吳曰漢取天下其征伐次叙木抵如秦

蜀以富饒之本遂用范雎遠交近攻之策先

滅韓魏次及楚趙燕齊以一天下高祖始居巴

蜀由蜀而取三秦然後韓信引兵取趙取燕取

齊與高祖會垓下以挫羽而滅之木抵先易而

擊趙聚兵井陘刑山在威口趙王歇及成安

君陳餘禦之李左車史述謂餘曰井陘之道車

平諸公不在
行歟嗚呼危
哉
奇兵駿逸之
兵又曰決勝
敗之兵

信背陳陣
水出餘斬

不得方軌軌上○方比軌騎去聲不得成列其
勢糧食必在後願得奇兵從間潤道絕其輜重
足下深溝高壘累上○軍勿與戰彼前不得鬪
退不得還野無所掠劫也不十日兩將之頭可
致麾下餘儒者自稱義兵不用奇計信間知之
知其不用李左車策大喜乃敢下未至井陘口止也夜半
傳發傳令輕騎二千人人持赤幟從間道望趙
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
趙幟立漢赤幟乃使萬人先背佩水陣平旦建

董份口前左
水澤必成安
君之所知也
而韓信背水
以誘敵百里
蹶將靡涓所
知也而孫子
滅灶以速切
此皆致入之
術也蓋知兵
法者久則其
思熟恐其畏
而不戰故佯
為敗形使之
卒然而趨耳

大將旗鼓鼓行而聲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戰
良久信耳佯棄鼓旗走秦水上軍趙果空壁逐
之水上軍皆殊死戰殊絕也謂趙軍已失信等
歸壁見赤幟大驚遂亂遁走漢軍夾擊大破之
斬陳餘禽同擒趙歇諸將賀因問曰兵法右倍背
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
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諸將
皆服信募贖也得李左車解縛入房師事之用其策
遣辯士奉書於燕燕從風而靡○隨何說九江

黥布蘇林曰
布本姓英以
少時有人相
云當刑而王
故漢雜事云
布改姓黥以
厭當之也
帳御衛進也
凡衣服加於
身飲食適於
口皆曰御
正義曰漢王
以布先分為
王恐其妄自
尊大故踞見
令其折服已
而美其帷幄
厚其飲食多

國在九江王黥布楚將也畔同叛楚歸漢既至漢王方
踞床洗上先足召布入見現布悔怒欲自殺及出
就舍帳帳御去聲飲食從去聲官皆如漢王居句又大
喜過望所過於已○酈食其說漢王立六國後王
曰趣促下刻印張良來謁王方食具告良良曰
請借前箸為去聲大王籌也之遂發八難去聲○
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今陛
下能制項籍死命乎二曰武王入殷表商容間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今陛下能乎三曰費鉅橋
粟散鹿臺財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四曰殷事
已畢偃華為軒倒載干戈示不復用今陛下能
乎五曰歸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為今陛下能乎

請食其
六印刻
固立

隨何
江漢
歸漢

其從宮以悅
其心亦權道
也前箸張宴曰
求借可食之
箸用指畫也
或曰前世湯
武著朋之事
以籌度今時
之不若也
撓勢屈也
乃公胡三省
曰公尊稱也
高祖嫂罵人
率曰乃公蓋
自尊也乃汝
也公漢王曰
謂也

從張
良計
銷印
陳平
以金
反間

六曰息牛桃林之野示天下不復輸積今陛下
能乎其七其八即下文天下遊士楚惟無疆下
也段是其七曰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
遊者徒欲望尺寸之地今復立六國後游士各
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且楚惟無疆楚
之疆本六國後撓也而從之大王焉得而臣之
乎誠用客謀大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
儒師古曰言其賤劣幾幾敗乃公事幾近乃汝
謂也令聲趣銷印○楚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謂陳
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鯁梗○
骨疆

骨鯁綱鑑注
鯁音梗良言
而以察諤之
臣為骨鯁謂
直言難受如
骨之受喉也
○骸骨書言
故事亡致仕
曰請骸骨致
仕仕進者求
退謂之致仕
致其職于君
而退也

詐紀信
詐楚

四支曰鯁故君謂之臣亞父輩數人耳行間下
並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與平黃金四萬斤不
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間羽大疑亞父請骸骨歸
疽發背死○楚圍漢王益急紀信曰事急矣請
詐○欺也楚乃乘漢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
出降平楚人皆之城東觀漢王乃得出西門
去項羽燒殺紀信○漢王軍成臯津地在孟羽圍
之王逃去北渡河晨入趙壁奪韓信軍令去
信收趙兵擊齊○酈食其說王收滎陽據敖倉

蒯徹蒯姓徹
名也後避武
帝諱史改徹
曰通
問使敵兵斷
道故遣使者
拔間道而行
曰之間使
丁南湖曰質
於軍中設於
組上而太公
不死會於鴻
門敗於睢上
而高祖無恙
是豈衛倖然
耶漢氏四百
年之景運為
太公父子大

信襲齊
羽欲烹太公

山名秦於此築栗塞成臯之險王從之○酈
食其為漢王說齊王歸漢可坐而策之語
下之蒯徹說韓信曰將軍擊齊而漢獨發間使
去下之寧有詔止將軍乎酈生伏也軾掉調三
寸舌下七十餘城將軍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
儒之功乎○四年信襲破齊齊王烹食其而走
○漢與楚皆軍廣武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而
西三室羽為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不急
山上
下吾烹太公王曰吾與若俱北面事懷王約為

抵天之河興一杯
必非人之所羨
趙弼曰入孝
天地之常經
人倫之大本
項王置太公
於俎上其死
生之機夢師
之狀在他人
見之亦必流
涕不忍今而
視其父如路
人然方且數
羽十罪以激
其怒如果烹
之將何如耳
是可忍也孰

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
羽願與王挑戰二人獨較勝王曰吾寧鬪智
不鬪力因數上聲羽十罪羽負約王我於漢罪一
趙不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燒秦宮室
掘始皇冢私其財罪四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
誑秦子嬰新安二十萬眾罪六王諸將善地而
徙逐故主罪七出逐義帝自都彭城奪韓梁地
罪八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為政不平羽大
怒伏弩射石王傷臂○楚使龍且下並同救齊
龍且曰韓信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
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進與信夾淮水

不可忍也
易與猶言易
當也
且渡且當作
且曉也綱目
作旦渡史記
作半渡
大半韋昭曰
凡數三分有
一為小半
武涉說信曰
足下雖為漢
王盡力用兵
終所禽矣足
下至今者以
項王尚存也
當今二王之

出密州昔縣淮山北而陣信夜使人囊沙壅上
至淮州目邑縣入海而陣信夜使人囊沙壅上
也塞水上流且渡擊且佯敗還走且追之信使
決水且軍大半不得渡急擊殺且信使人言之
漢王請為假主以鎮齊漢王大怒罵之張良陳
平躡足以附耳語良平自相附耳而言有
語之王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
以假為遣印立信為齊王○項羽聞龍且死大
懼使武涉說信欲與連和三分天下信曰漢王
授我上將軍印解衣衣上如字我推下去聲食食如上

事權在足下
右投則漢勝
左投則楚勝
今釋以時擊
楚智者固若
此乎
程子曰張良
儒氣象而亦
以此說漢王
則其不義甚
矣

楚歌師古曰
楚人之歌也
猶言吳謳越
吟便蒙九江
兵歸漢故多
楚聲
悲歌史記悲
上有於是項
王乃之五字
○項壯士
不得志貌
騅駢馬名常
騎之師古曰
騅白雜毛曰
騅蓋以色
名之
迷失道史記
迷問一田父

音嗣我言聽計用我倍背之不祥雖死不易亦

蒯徹亦說信有相君之面不過封侯相信不聽

○漢立黥布為淮南國在九江王○項王少助食盡

韓信又進兵擊之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

榮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即今官渡水也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歸太

公呂后解而東歸漢王亦欲西歸張良陳平曰

漢有天下大半楚兵飢疲今釋不擊此養虎自

遺惟患也王從之陳曰先儒以為張良此謀非

不知項羽既殺韓王而張良欲報君父之仇矣暇恤其他耶○五年王追羽

至固陵晉灼曰即固始也師古曰後改韓信彭

越期不至張良勸王以楚地梁地許兩人通鑿

請取睢陽以北王彭越梁地也從陳以東王韓信楚地也王從之皆引兵來

黥布亦會羽至垓下隄在亳州兵少食盡信等乘

之羽敗入壁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

歌漢軍而為楚人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何楚

人多也起飲帳中命虞美人羽愛姬也起舞悲歌

慷慨竭誠曰泣數行枕下其歌曰力拔山兮氣

蓋世時不利兮騅追○馬蒼黑不逝騅不逝兮

田父給曰左
左乃陷大澤
中漢數年騎
自及
獨魯漢言初
懷王封羽為
魚公及死魯
父為之堅守
太史公曰
羽放弑義帝
而自立怨王
候叛已難矣
自矜功伐奮
其私而不師
古欲以力征
經營天下國
亡身死尚不
覺悟乃引天

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騅者羽平日所乘駿
馬也。左右皆泣，莫敢仰視。羽乃夜從去聲八百餘
騎去聲下潰衝散也圍南出，渡淮，迷失道，陷大澤。
中漢追及之，至東城縣屬和州，今烏江縣。乃有二十八騎。
羽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七十餘戰，未嘗敗也。
今卒困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今日固決死，願
為並同諸君決戰，必潰圍斬將。令平聲諸君知
之，皆如其言。通鑿云：斬漢一將，二都尉，皆伏。於是欲
東渡烏江。浦在東城亭長艤蟻船待曰：江東

亡我非戰之
罪，豈不謬哉。
楊子曰：漢屈
群策群策，屈
力而自屈其
力，屈久者克
自屈者負天
昌故焉。
帝西奪韓信
軍，沐免任術
此信所以不
終臣節也。
徹通也。其
功德通於王
室也。後避武
帝諱為通侯。

漢即漢
帝位皇王

雖小亦足以王。去聲願急渡羽，曰：籍與江東子弟
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
而王我，我何面目復見獨不愧於心乎？乃刎
而死。楚地悉定。獨魯不下。王欲屠之，至城下，猶
聞絃誦之聲。為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持羽
頭示之，乃降。王還，馳入齊，主信壁，奪其軍，立
信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彭越為梁王。王魏地，都定陶。漢王即
皇帝位。○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徹猶列侯諸將
皆言吾所以得天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

揚氏曰項羽無道河過殘滅民不親附范增為之謀主曾無一言以救其敗其計不過欲害沛公耳嗚呼羽言不改其轍則前日之亡秦是也借令沛公死其天下無沛公乎然則羽雖用增亦未必有益於敗亡也

能用傑

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掠地因而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扶運籌帷幄在前日帷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張良字子房填鎮定國家撫百姓給餽餉去商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

大者王小者候顏師古曰大者謂其長率即橫身也小者其從屬也便蒙云師古說非是此猶言大則王小則候謂橫身下王候二者也傳張戀反舊注專當作轉

田橫自剄

禽擒也群臣悅服○故齊田橫齊王廣叔與其徒五百餘人入海島山在水中日島上召之曰橫來大者王

小者侯不來且舉兵誅橫與二客乘傳專去郵馬也

至洛陽尸鄉自剄以王禮葬之二客自剄從之

五百人在島中者聞之皆自殺○初季布為項

羽將數窮渠尹切迫也帝羽滅帝購求布敢匿者

罪三族布乃髡髮髮鉗儉平也為奴自賣於

魯朱家本傳云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許之迺影鉗布置廣柳車中之也朱家心知其布

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姓名也

丁公名固薛人

短兵言戎車相迫長兵不施故用刀劍以相接擊短兵刀劍也西賢豈相厄言吾與丁公俱是賢豈可相厄困哉故丁公感此言而止也一說兩賢謂李布與丁公非是

也之洛陽見滕公夏侯曰李布何罪臣各為去

其主耳以布之賢漢求之急不北走奏下胡南

走越耳此棄壯士資敵國也滕公言於上乃赦

布召拜郎中官名蘇軾曰漢高祖唐太宗皆創業之賢君李布屈榮通皆一時

之烈丈夫皆能以身徇主有死無二惟賢君故能推至公之心不以私怨殺士此可以為萬世

帝主之業○丁公李布為項羽將嘗逐窘帝彭城西

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厄通監註與哉丁

公乃還旋至是謁見現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為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

公斬丁

招亡晉灼曰亡亡命也命名也謂脫名籍而逃也

角逐角漢書注謂競勝負也

秦猶據秦之故一本

一字

元指關中也

○皆指天下也

無母效丁公也司馬溫公曰高祖起豐沛以來

及即帝位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夫進取之與守成其勢不同當群雄角逐之際民無定

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四海之內無不為臣苟不明禮義以守之使為臣者人懷

二心以徼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无所自容

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已猶以義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子孫

享有天祿四○齊人妻敬妻姓敬名說上曰洛

陽天下之中有德易異下以興無德易以亡秦

地被山帶河四塞色以為固陛下案秦之故此

搯厄○天下之尤剛○說文而拊撫○其背也

漢高祖

三十

揚氏曰子房之志為韓報仇而已其事高祖非本心也蓋自博浪之謀不遂其心固未嘗一日而忘秦也以為奮匹夫之勇以僥倖於一旦不若陰求天下之豪傑而徐圖之及其得沛公而知其足以濟吾事也於是委身從之教以滅秦之

張良從赤遊

上問張良良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左敵右隴隴屬鞏昌在焉蜀阻三面而守

敬說如是也上即日西都關中胡曰上起兵五年歲無寧

居少思安逸之時也幸歸洛陽未及稅駕聞敬

陳入長安之計遍問群臣折衷於子房即日西

還京師又六日頴川盜起聽冠恂之諫即往鎮

撫之靡有勸意可謂留縣名即侯張良謝病

辟穀道引不食靜居行氣以學道也曰家世相韓韓滅為

韓報讎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

計及事之濟則去漢歸韓而但教以燒絕棧道至於定三秦討項氏之策則無一言及之豈其知之不及哉其心固將誦韓成以馳聘於中原而不欲漢王之東也及成為項羽所殺則韓之子孫無若成之昏首而子房之志無所復伸矣

衣之極願乘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赤松子古仙人号也

馬溫公曰夫生之有死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

今固未有超然而獨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辯達

理足以知神仙之為虛詭矣然其欲從赤松子

遊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

如高帝所稱者三傑而已淮陰誅夷蕭何繫獄

非以履盛滿而不止耶故子房託於神仙遺棄

人間等功名於外物置榮利而不良少聲時於

下邳屬邳州圯謂橋曰圯上遇老人墮履圯下

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欲歐詎上之憫其老

乃下取履老人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後五日

與我期於此良如期往老人已先在怒曰與長

然羽之誓不
可以不報而
欲報羽則非
漢又不足資
以成功也於
是不得已復
西以再致復
讐之志使漢
事得成而吾
責亦塞然後
自託於神仙
之說以遂其
不欲仕漢之
本心焉此子
房之智謀節
義所以遠過
於人而自漢
至今千有余

張良
封留

者期後何也復約五日及往老人又先在怒復
約五日良半夜往老人至乃喜授以一編書曰
讀此可為帝者師異日見濟上聲北穀城山在東
下黃石即我也且視之乃太公呂望無法良異之
晝夜習讀既佐上定天下封功臣使良自擇齊
三萬戶良曰臣始與陛下遇於留此天以臣授
陛下封留足矣後經穀城果得黃石焉奉祠之
○六年人有上上聲書告楚王韓信及諸將曰發
兵阬同坑孺子耳上問陳平平危之曰古有巡守同狩

年未有能窺
之者惟子程
子蓋嘗言之
又以為子房
進退從容有
儒者之風非
高祖之能用
子房實子房
能用高祖其
可謂知子房
矣抑高祖之
任子房蓋亦
不足以盡子
房之術云
狡兔死走狗
烹師古曰此
黃石公三略
之語也是踰

偽遊
雲夢
禽韓
信

論高
帝詭
詐之
言

會諸侯陛下第出偽遊雲夢如字又音蒙○楚
連亘會諸侯於陳因禽擒之一力士之事耳上
從之告諸侯會陳吾將漿遊雲夢至陳信上
謁命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
走狗烹旁叶音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
下已定臣固當烹遂械械去聲繫以歸赦為淮
陰侯陳曰高帝得天下率詭詐之言盡出於陳
臣之間乎使韓信有反心尚不可為而上嘗從
信未有反心也然則功臣孰不自疑乎
平縱容問信諸將能將兵多少上曰如我能將幾

有事則用無
軍則害之意
○桎梏械在
足曰桎在手
曰梏

多多益辨程
子曰分數明
也孫子曰治
軍如治寡分
數是也注云
部曲為分什
伍為數
發縱師古曰
謂解紕而縱
放之指示以
手指示之也

封功符

發縱何
指示

何信曰陛下不過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

多多益辨薄莧切上笑曰多多益辨何以去聲

同我禽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以

為陛下禽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剖分也

符封功臣鄣贊○邑屬南陽侯蕭何食邑獨多功臣皆

曰臣等被堅執銳○堅甲銳兵銳猶利也多者百餘戰少

者數十合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

論顧及居臣等上何也本傳无顧字上曰諸君知獵

乎逐殺獸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也諸君徒能

為太上皇祭
豈曰不言帝
非天子也索
隱曰蓋太上
者無上也德
大於帝故尊
其父號太上
皇高祖本紀
六年高祖五
日一朝太公
如家人父子
禮太公家令
說太公曰天
無二日地無
二王今高祖
雖子人主也
太公雖父人
臣也奈何令

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功人也群臣皆莫

敢言○上已封太功臣餘爭功不決上從複道

上望見諸將往往坐沙中相與語上問張良良

曰陛下以此屬蜀下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親

愛所誅皆平生仇怨此屬畏不能盡封又恐見

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奈何良

曰陛下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

雍去聲齒臣名雍其姓也高帝嘗良曰急先封齒

於是封齒為什方本作放邑屬漢州侯而急趣丞相

人主拜入臣
如此則威重
不行後高祖
朝太公擁篲
迎門却行高
祖大驚下扶
太公太公曰
帝人主也奈
何以我亂天
下法於是高
祖乃尊太公
為太上皇心
善家令言賜
金五百斤
朝儀本傳叔
孫通曰五帝
異樂三王不
同禮禮者因

御史定功行聲封群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
屬無患矣。司馬溫公曰張良為高帝謀臣委以
心腹宜其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
反必待高帝見問然後乃言之邪蓋以高帝初
得天下數用愛憎行誅賞或時害至公群臣往
往有缺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
意使上下無阿私之失下無猜忌之謀國家無虞
利及後世若良力詔定元大功十八人蕭何曹參
樊噲鄒生酈商夏侯嬰灌嬰傅寬靳劔
王陵陳武王吸薛歐周昌丁復蟲達 位次賜
丞相何劍履上殿入朝並同不趨○尊太公
為太上皇○帝懲秦苛何法為簡易異群
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聲拔劍擊柱叔孫通

時世人情為
之節文者也
臣願願采古
禮與秦儀雜
就之
朝賀胡三省
曰帝御長樂
宮受朝賀也
便蒙云此正
月朝賀也漢
因秦制以建
亥之月為正
月而史記漢
書於秦及漢
初紀年皆從
十年起者大
初改歷之後
記事者以夏

長樂宮成

叔孫通說上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願徵魯
諸生共起朝儀上從之魯有兩生不肯行曰禮
樂積德而後可興也通與所徵及上左右與弟
子百餘人為絛絜子勞切○東萊
表位曰綿絜野外習之全
注曰叔孫通拾抱鼓而○七年長樂宮成諸
侯群臣皆朝賀謁者治平禮引諸侯王以下至
吏六百石品秩未詳以次奉賀莫不振恐肅敬禮畢
置法酒御酒曰御史御史之官有七曰御史曰
史曰治書侍御史曰殿中侍御史曰監察御史
謂之七貴此蓋殿中侍御史掌供奉正班列者

正追叙前事而以秦漢之春正月為冬十月也顏師古謂還等以夏正追叙之非當時本稱是也法酒叔孫通傳注法酒者猶言禮酌謂飲不至醉司馬公曰禮之為用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尊

奇六陳 計出平 冠勾 邊奴

也。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罷酒無敢誼譁失禮者上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太常一作奉常九卿之一。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書曰秩宗即其任也。○匈奴寇邊帝自將擊之聞冒頓又單禪于通鑿注單于匈奴天子之号也漢書音義曰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冒頓名也居代谷史作代上谷代州名上郡屬北平今易州也。悉兵三十萬北逐之至平城縣屬大同。冒頓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縣屬大同。七日用陳平秘計使閼厚遺去聲閼煙氏支○單于妻也。冒頓乃解圍去平從去聲帝

卑有別九族睦焉用之於卿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賓服而紀綱正焉豈直几席之上戶庭之間得之而不亂哉夫以高祖之明達誠得大儒而佐之與之以禮為天下其功勳

劉敬和 呂后 信新 韓

征伐九六出奇計其計頗秘世莫得聞或云如下行間疑楚君臣以惡草具進楚輒益封邑由戶使背約擊羽厚遺閼氏等是也。輒益封邑庸侯更曲○九年遣劉敬使去聲匈奴和親取家人子妻敬傳廢人之名公主非公主而名曰公主妻家子子亦女也。名公主公主者天子之女也。妻砌單于○十年代王恒高帝第三子即文帝也。相國陳豨上反帝自將擊之淮陰侯韓信舍人弟上變告信陰與豨謀史云其舍人得罪信因欲殺之故呂舍人弟告信欲反上變其名也。呂后與蕭何謀詐稱豨已敗死給信入賀使武士縛信斬之信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謀乃為去聲兒

豈如是而止哉惜乎叔孫生之器小也徒竊禮之糠粃以諧俗取寵遂使先王之禮淪沒不振以迄于今豈不痛甚矣哉
上變謂上書告非常之事舊註以為名者非也舍人名樂說見便蒙
血食祭祖先曰血食師古

論信見禽取以自有

誅捕蒯徹

女子所詐遂夷信三族信首建大策與高帝起漢中定三秦分兵以北海魏取代外趙齊燕東擊齊南滅楚大抵漢之得天下者皆信之功也
觀其距武涉之說信豈有反心哉而高帝用詐謀禽信於陳負言則有之矣然信亦有以取之焉始漢與楚相距滎陽信滅齊不還報而自王其後漢追楚固陵與信期而不至當是之時高帝固取信之心矣太史公曰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功不矜能則於漢家勳將比於周召之徒後世其血食矣不務出此
○十一年帝破而謀畔逆東滅宗族不亦宜乎
計遂誅至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高材疾捷足者先得之當時臣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

曰祭有牲牢故言血食不可盡烹不字恐衍

梁太僕告越反

拜陸賈為太中大夫

本傳有狗各吠天下欲為平聲陛下所為者甚眾力不能耳又不可盡烹邪帝赦之○梁王彭越太僕官名主正群僕侍御告其將扈輒將名勸越反上使人掩襲越囚之反形已具赦處梓蜀呂后曰此自遺惟患遂誅之夷三族○遣陸賈立南海縣屬廣州尉佗越同王佗稱臣奉漢約東也佗趙佗也本為龍川令行南海尉事故曰尉佗嘗自僭王叛而不服至是封之遂奉約也
賈歸報拜太中大夫文資三品曰賈時前說如詩書帝罵之曰乃公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賈

祠孔子廬陵
劉氏曰自坑
焚禍烈吾道
幾墜高帝以
不事詩書之
資方破布還
乃能動念及
此至以太牢
祀孔子帝亦
有大過入者
矣漢四百年
吾道之重寶
自此始故綱
目特書義之
然其君天下
而私一邑後
世不能無譏
焉

陸賈新語
黠布反
以太牢祠孔子

曰陛下以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文
武並用長久之術也使秦并天下行仁義法先
聖陛下安得有之帝曰試為我著書
無書秦所以失吾所以得及古成敗賈著書十
二篇每奏稱善號曰新語
陸曰高帝平生未嘗聞此言也故曰新語
○淮南王黠布見帝殺韓信醢彭越以同功一
體之人自疑禍及遂反帝自將擊之○十二年
帝破布還過魯以太牢具牛羊豕祠孔子
過沛置酒召宗室故人飲酒酣樂也○上自歌曰

守四方是時
雖天下已定
猶有豨信越
布之反故抗
慨如此或者
其悔心之萌
哉戚姬姬婦人
之美號也

以上廢太子
沐為沛邑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
士兮守四方
林氏曰風帝自喻雲喻亂也言已平亂而歸故鄉故思賢才公共守
也令聲沛中子弟習歌之以沛為湯沐邑
沐邑謂以其邑賦稅供湯沐之費也○初戚姬有寵生趙王如
意呂后見疏疎太子仁弱上以如意類已欲

廢太子而立之群臣爭諍之皆不能得呂后使
人彊上要邀張良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
顧上所不能致者四人
商山四皓曰東園公綺里季

夏黃公角里先生
史註東園公姓唐字宣明居園中夏黃公姓崔名廣

安車師古曰
坐乘之車也

居夏里角里先生姓周名術居角里綺里李無註不敢強為之說以上嫚慢侮

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上高此四人今令

太子為書卑詞安車固請宜來句至以為客時

疑蓋從去聲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吕后使

人奉太子書招之四人至帝擊布還愈欲易下亦

同太子後置酒太子侍句良所招四人者從句

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奇也上怪問

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大驚曰吾求公數歲

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字如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

胡氏曰善子
子房之能納

說也不先事
而強聒不後

事而失幾不
問則不言言

則必當其可
故聽之易而

用之不難也
至於招致四

人以安太子
則其績尤偉

而司馬公乃
致疑焉以為

若審有此是
子房為子植

黨以拒父也
夫高祖之雄

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

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去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

耳上曰煩公幸卒入調護四人出上召戚夫人

指示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者輔之羽翼已成

難動矣○蕭何以長安縣屬安西地陘上林中多空

控地棄荒也請令平聲下同民得入田佃同畊上大怒

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而赦之詳見通鑑高帝本紀○上

擊布中去聲流矢飛失疾甚吕后問陛下百歲

後蕭相國死誰可代之曰曹參其次曰王陵然

傑豈四叟所
能抗而大臣
力諫之強豈
不賢於四叟
之助嗚呼是
未知春秋深
許首止之盟
而易有納約
自牖之象也
○上林天子
之苑也
非乃所知師
古曰乃汝也
言自此之後
汝亦終矣不
復知之
孝惠皇帝孝
者善繼父之

呂公
趙殺

少上聲下同慙陟降切○陳平可以助之平智有餘
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可令為太尉安劉氏
者必勃也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
○上崩葬長陵地在咸陽為漢王者四年為帝者八
年凡十二年太子盈立是為孝惠皇帝
孝惠皇帝名盈母呂太后即位之元年呂后鳩
沈去○鳥食腹以其
羽畫酒中飲之立此
殺趙主如意斷上端戚夫人
手足去上聲眼輝呂音許云切灼也一作耳飲
聲瘖音也藥使居廁漢書作鞠或謂廁室也中命曰人蔬

志善述父之
事者也故漢
家之謚自惠
帝以下皆稱
孝也謚法柔
質慈民曰惠
○瘖不能言
也
蕭何為相相
當作法不然
畫一語似不
當史記諸本
皆作法
畫一言法令
不煩苛其簡
要著明若見
畫一
張良卒謚曰
稱制

曹參
趣裝
之畫
歌

召帝觀之帝驚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二年
蕭何卒齊王肥高帝第十子相去聲曹參令舍人
趣促為裝吾且入相使者果召參代何為相國
一遵何約束百姓歌之曰蕭何為相較校漢書
校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事其清淨民
以寧壹○五年曹參卒○六年王陵為右丞相
陳平為左丞相○張良卒○周勃為太尉○帝
在位七年崩無子呂太后取他人子後宮美人
以為太子至是即位太后臨朝稱制元年太

文成
曹參卒謚曰

立諸呂為王
張南軒曰人
臣之立朝狗
義而已利害
所不當顧也
功業之成不
必勤出於吾
身也義理苟
存則國家可
存矣使人臣
當變故之際
畏死貪生不
知狗義而曰
吾欲用權以
濟事于後則

論之人
義當
以王
正陵為

后議立諸呂為王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

白馬以刑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平勃以為

可陵罷相遂王呂氏詳見通鑑本紀○胡曰自

固也雖然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則如此言

何且平勃何以知已之死在太后之後而全社

稷定劉氏之功可必也故愚亦謂其僥倖而已

矣夫太后有議陵不可平又不可勃又不可將

相大臣皆不可太后亦安能獨行其意乎平勃

既許之猶且數月再遣謁者張釋之風諭大臣

乃後王諸呂則知向者平勃何意其罪甚大而

啓太后心為多矣身是而後權歸呂氏漢祚幾

易宅日平勃安劉之功僅足以贖王諸呂之罪

耳先賢論之云个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至哉

乎四年太后廢少帝幽囚殺之立恒胡更切山

國家無所賴
而亂賊將接
踵矣蓋所貴
乎權者謂其
委曲以行其
正也若狄仁
傑始終皆以
母子天性為
主拳々然日
以復廬陵王
為事故紆徐
曲折卒成其
志仁傑豈必
功業出於其
身哉人臣之
義當以王陵
為正齊大事
者當以狄仁

左祖
劉氏
立代
王

王義為帝改名弘亦名佗人子為惠帝子者也

八年太后崩諸呂欲為亂時呂祿將北軍呂產

將南軍太尉勃不能主兵平勃使酈竒說祿解

印以兵授勃勃入軍門令去聲曰為去聲呂氏者右

祖為劉氏者左祖軍中皆左祖召朱虛侯劉章

肥齊王子予與卒千餘人擊呂產殺之分部悉捕諸

呂無少長皆斬之○諸大臣迎立代王恒王西

鄉向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即位誅子弘等赦

天下是為太宗孝文皇帝

傑為法 王西鄉讓者 薄氏 據胸
 三胡三省曰 漢廷群臣繼 至王以實主 禮接之故西 卿群臣勸進 王允三讓群 臣遂扶王正 又讓者再便 蒙寶主位東 西面君臣位 南北面也 孝文謚法經 緯天地曰文 屬車輿服 問 對平不 獄次 錢之

孝文皇帝名恒母薄氏夢龍據曾月遂生帝帝立
 尊為皇太后○元年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右
 丞相○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旗上有鈴
 也鈴在前屬蜀下車在後言行日五十里師行日
 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
 道里費非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去四方
 毋無來獻○帝益明習國家事朝潮而問右丞
 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
 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

志古者諸侯 二車九乘秦 滅九國兼其 車服故大駕 屬車八十一 乘法駕半之 屬車阜蓋赤 裏朱轄戈矛 弩箭尚書御 史所載最後 一車懸豹尾 屬相連屬也 ○吉行曰巡 狩師行曰征 伐 廷尉掌刑辟 故決獄當問 之治粟內史

吳公 薦誼 初賜 租

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即問決獄責廷尉
 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司農上曰君所主者何
 事平謝曰陛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
 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東
 西戎南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職焉帝
 稱善勃大慙謝病免○河南府屬守吳公治平
 為天下第一召為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年
 二十餘一歲中超遷為太中大夫○陳平卒○
 二年賜猶免天下今年田租之半○三年張釋

掌錢穀出入故當問之
 吳公吳姓公時人尊稱之
 辭治平言其政治均平
 超遷曰不次遷官
 一本人橋之間有從字走乘之間有出字
 當罰金犯蹕者罰金四兩
 高廟高帝廟也
 長陵一杯土
 高帝墓曰長

張釋之奏
 犯蹕
 當罰金

盜玉
 環當
 棄市

之為廷尉上行中渭橋渭橋非一此在其中者有一人橋下走乘去聲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天子出入必先清道禁止行人出入稱警入言蹕也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讀不平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手足乎上良久曰廷尉當處其罪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玉環句得讀捕下廷尉治平聲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廷尉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供承宗廟意也

陵不忍斥言毀撤山陵故以取土為譬
 一尺布尚
 可縫臣瓚曰一尺帛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可春而共食况以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高誘作淮南子叙載此歌而與史傳異其辭曰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斗尺布
 之歌

大臣
 短買
 誼

釋之曰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平聲愚民取長陵一抔衰土何以加其法乎帝許之○六年淮南厲王長如字○高謀反廢徙死廢王徙蜀而死民有歌之者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春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也之後封其四子為侯案琴蹄封安為韋陵侯勃為安陽侯賜為陽周侯其一一人無考姑闕之○匈奴冒頓死○先是上議以賈誼位公卿大臣多短之漢書云絳灌東陽侯上以為長沙王長沙國在潭州馮敬之屬盡害之王史注云是吳芮之玄孫差大傅徙梁王案蹄襲為王者非景帝子發也

○其一入漢書子良封東城侯是也除肉刑五瓊山曰三代以前所謂肉刑者墨劓剕宮大辟五者是也至漢時僅有三焉黥劓斬趾而已文帝有感除之遂以髡鉗代黥劓三百代斬趾此後天免斷肢體刻

帝子梁大傳上聲疏去聲○曰方今事執勢懷王也
可為去聲痛哭者一長六反側難制也
可為流涕者二置言朝廷而奉蠻夷輕重倒可為長大息者六言服用奢僭二言俗吏不知大体經制臣又三言當輔導太子審定取舍優禮木段無考
○十年帝舅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誅使公卿群臣往哭之昭自殺○十二年賜民今年甲租半○十三年太倉令下聲淳于意有罪當刑少女緹縈永平○上書曰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後雖欲改過自新無繇也願

肌膚萬世之下得以全其身不絕其類文帝之德大矣丁南胡曰文帝除肉刑信乎其有不忍入之心矣然不忍於淳于意而時忍於淮南與薄昭者何哉君德莫大於好生故小民犯法而可矜家法惟期于禦亂故至親大逆而罔赦

刑除肉 稅除租

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上憐其意詔除肉刑文帝詔除肉刑丞相張蒼等奏請定律曰當髡者城且春當黥髡者鉗城且春當劓者笞三百當止者笞五百其城且春各有一歲數以免制曰可自是化行天下吏安其官民樂其業蔡罔疏闊刑罰大省焉○陳曰以一女子言改數千年帝王之典非甚勇不及此可謂仁矣○是歲除田之租稅胡曰漢既大封同姓至文帝時府所入寡于郡縣之時矣又與匈奴和親歲致金絮絲繒之奉復數為邊患深入寇盜侯騎至雍甘泉天子親將大發車乘騎卒命將出擊復因河決有築塞勞費太司農財用宜不至充溢而文帝在位十三年即賜民歲半租次年遂除之然則何以足用乎曰文帝節儉起化于身衣弋絲履革鳥所幸夫人衣不曳地帳无文繡百金之費亦不苟用一人如此官閭是效流傳國

屯聚也勤兵
而守曰屯
次凡師一宿
為舍再宿曰
宿過信曰次

勞軍
細柳

都以及遠外莫用奢侈之習則如何而不富其
財蓋不可勝用矣然後如導諛逢惡者納君於
荒淫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至於財
竭而下畔下畔而上亡其罪可勝誅哉○十六
年方士新垣平為上大夫持郊祀志新垣平使人
持玉盃獻闕下乃先
言於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
玉盃者刻曰人主延壽上受獻嘉之於是始更
以十七年為後元平為上大夫明年○後
人有告平所言者詐也遂下吏詔誅平○後
元年平以詐伏誅見上○六年匈奴寇上郡雲中
郡屬山西今大同府詔將軍周亞夫屯細柳營在長安劉禮次
亦屯也霸上徐厲次棘門在關中以備胡上自勞
去聲下聲軍至霸上及棘門軍句直馳入大將以下騎

露臺臺累土
為之露臺以
臺上不屋顯
露為名非謂
承露也
承露也
百金猶百萬
漢以金方寸
重一斤為一
金一金直萬
錢也

周亞
夫真
將軍

去聲下並同送迎已而之細柳不得入先驅卒前
驅日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
聞天子詔上乃使使上如字持節下相重如竹
節也凡以王命往來必持節以為信詔將軍亞夫乃傳言開門門
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上乃按轡
徐行至營成禮而去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
將軍矣向者霸上棘門軍兒戲耳○七年帝崩
在位二十二年案紀年當作四年宮室苑囿又車騎服御
無所增益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

中人謂富者人貧人之間也。綈，弋黑色也。綈，厚繒也。蓋今之絕也。絕說文粗絲。經緯不同者。文帝以為衣。而身自衣之。○余宗海曰：文帝以儉自奉，故租稅雖免，而國用不。以德化民，故肉刑雖除，而獄訟不興。宜其海內富。

化以德 人家給足

中人_{中等}人戶_{十家}之產也。何以_墓為身衣_{去聲}。弋_同也。綈_所幸慎_姓也。夫人衣不曳地，示朴為天下先。吳主_{高帝兄仲}之子名濞，不朝，賜以_{案屬所杖}杖。如_{謂其}朝，故_{給賜}杖。張武受賂金錢，更_庚加賞賜，以愧_之。事見下。張武受賂金錢，更_庚加賞賜，以愧_其心。乃_{史武等受賂}發_{神府}府金錢賜_之。專以德化民，當時公卿大夫風流篤厚，耻言人過，上下成俗。是以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後世莫能及。葬霸陵。上太子即位，是為孝景皇帝。孝景皇帝名啓，即位之元年，丞相申屠嘉奏功。

庶幾致刑措也。然惑於妖言而祠五帝之廟，溺於小仁而短三年之喪，深為盛德之累。惜哉！○孝景謚法布義行剛曰景。博局猶今言棊盤。

尊父為太宗

莫大於高皇帝。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不_遷德莫盛於孝文皇帝。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周_曰世室制曰可。○帝為太子時，鼂_姓錯_醋為家令。去_{膳倉儲庫藏之政}得幸_句太子，家號為智囊。喻_{多也}帝即位，錯為內史。數_同請_問空也。言事_{輒聽}罷傾九卿。太常_卿光祿_卿衛尉_卿太僕_卿大理_卿鴻臚_卿宗正_卿司農_卿大府_卿法令多所更_庚定。○初，孝文時，吳王濞_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_{捺同音第}殺之。濞稱

亡人謂舜禍而逃亡者

諸請龜錯候削

疾不朝錯數言吳過可削地也文帝不忍及帝

即位錯曰吳王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

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棘也禍小不削反遲禍

大上令平聲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去聲○

錯在文帝時亦嘗有更定法律裁削諸侯之議

而文帝不從及景帝即位錯亦以此說之而景

帝輒從之蓋文帝之資寬厚故刻薄之言無自

而入景帝之資忌刻故龜錯之言有間而入也

景帝之為太子也賈誼窺見其心術矣上書文

帝曰秦始皇使趙高傳胡亥其學無非刑

人殺人之事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殺人所

以教之者然也其意亦以景帝既而刻薄之資

苟不得正人而與之居則將刻薄殘忍心所不

至誼之所以窺其心術者豈非以殺吳太子而

得之邪夫以再從父弟之親一日以博易爭道

之故而殺之其為太子也殺其親戚而人所願

惜則其即位也又將何所不至哉誼欲入帝過

之於其始擇正人而與之居而文帝乃以龜錯

為家令是以刻薄之臣輔刻薄之事乎龜錯又言楚王

高帝弟楚王友高帝有罪削一郡楚削東海

元王交子趙王友第五子有罪削一郡趙削常山

膠西王卬齊王肥第有姦削六縣及削吳會替

豫章今屬江南書檄也至吳王遂反膠西膠東王

趙謂趙王遂也舊註以為王友者謬矣遂高帝第六子趙王友之子也

東市刑人之所也
同產兄弟也

七國
亞父
越擊吳

亞父
諫忤
上意

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及七國反。拜亞夫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龜錯素與袁盎惡。相不善。盎言。獨有斬錯復伏諸侯故地。兵可無血刃。而罷錯。於是腰斬東市。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周亞夫大破吳楚。諸反皆平。亞夫後為相封條侯。以諫忤逆也。上意罷。上曰。此鞅鞅。與快通志。非少主臣。案通鑿。初。上廢栗太子。亞夫固爭。不得。及竇太后欲以皇后兄王信為侯。亞夫諫。沮其謀。後匈奴王徐盧等降。上欲侯之。亞夫諫。不從。遂謝病免相。卒。為聲入。誣。告下獄。

縣官索隱曰。縣官謂天子也。鄙鄉村也。對都言也。校謂計數也。○陳陳奮也。經年之米為陳米。長子孫是時無事為吏者。至於長生子孫而不轉職。

掃除
繁詩
與民
休息

歐吐也。○血死。斧蹄云。亞夫子為父盜。以縣官器連汚。亞夫入廷尉。不食而死。○自漢興。掃除繁苛。與民休息。孝文加以恭儉。至帝。遵業。五六十載之間。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國家無事。人給家足。都見上。鄙為鄙。廩庾愈在。野曰。廩。皆滿。而府庫餘貲。財京師。皇都。公羊。也。之錢累。聲鉅萬貫。繩也。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仍充溢。逸露積於外。紅腐不可勝。升食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有倉氏庫氏。人人自愛。而重聲犯法。謂不。

兼并謂之富
武斷鄉曲索
隱曰鄉曲豪
富無官位而
以威勢主斷
曲直故曰武
斷
蕭然猶騷然
勞動之貌
耗虐也
孝武謚法威
強敵德曰武
○劉貢父曰
封禪書云其
後三年有司
言元宜以天
瑞命不宜以

始有號
舉賢
良董
仲舒
對

然罔同疏民富或至驕溢兼并之徒武斷去端鄉
曲禁網疏闊擅作宗室有土分土公卿以下奢
侈無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通鑿自是之後孝
夷狄天下蕭然財力耗矣帝崩在位十七年有中元後元
凡三稱太子立是為世宗孝武皇帝
孝武皇帝名徹即位之元年始改元曰建元年
有號始此○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策
問之廣川邑屬冀州董仲舒對曰事在強平聲勉而已
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

一二數推所
謂其後三年
者蓋盡元狩
六年至元鼎
三年也然元
鼎四年方得
寶鼎又無緣
先三年稱之
以此而言自
元鼎以前之
年皆有司所
追命其實年
號之起在元
鼎故元封改
元則始有詔
書也
策問漢書顯
問以政事經
治則善

更化
善

德日起而大有功又曰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
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
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一於正而無邪氣奸
干也其間是以陰陽調風雨時群生和萬民殖
植也多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
終矣陛下行去聲高而恩厚知同明而意美愛民
而好士然而教化不立萬民不正譬琴瑟不調
甚者必解而更庚下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
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漢得天下以

義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辭定高下也
關由也
大一統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
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言諸侯皆繫統天子不得自專也公羊傳註統始也王者始受命改制以統天下

大學教化本原

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又曰養士莫大乎太學天子之學曰太學即國子監也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又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率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宜使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三人又曰春秋大一統者春秋書王正月大一統也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去聲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

令萬物無不一皆奉承之以為始故言大一統也
○六藝謂易詩禮樂書春秋也
成憲憲法也
○安車坐乘之車也
束帛加璧記禮器束帛加璧尊德也謂下設束帛上加以璧

明而民知所從矣上善其對以為江都相去聲

都國在揚州王名非景帝子也○陳曰自漢以來專尚黃老六藝蠶而末彰太學未建教化不立賢士未盡用仲舒所言皆當世急務也於是用其說興太學章六經黜百家舉孝廉其言卓然可用亦畧施行之矣至於人主身上事仲舒言之亦切然強勉學問正心以正朝廷等說古人告君正始之道不過如此傳說而告高宗之言亦曰君從諫則聖惟厥攸居念終始典于學監于先王成憲此數者皆人主所欲急聞也仲舒之言與此何異武帝分明異其言以為木賢然而利慾之心已萌不勝其說耳仲舒何尤哉○戴曰武帝之於儒術陽喜其名而陰誹其實公孫弘張湯知其意而徇其名故上以名取之董仲舒申公逆其意而辨其實故上以實棄之○上使使者奉安車蒲輪以蒲裹輪欲其安也束帛加

顧力行顧念也力行謂勉力而行也
徙其衆綱目東甌請舉國
內從乃悉舉其衆來處於
江淮之間微行更為微
賤之服而隱行謂之微行
○起上林苑漢嘗令民得
入田今除治為苑

為治不在多言
起上林苑
士經博五

壁迎魯申公既至問治亂之事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三年閩民越國在福建其君嘗帥百擊東甌國在遣使發兵救之徙其衆江淮間○帝始為微行起上林苑戴曰後世人君私好皆自武帝始古之胡服騎射猶失入君之躰况居天子之尊乎武帝潛地夜出此豈小小利害哉萬一有不測將何以處之其視文帝不受馬詔鸞旗在前屬車在後之語大相遼絕矣○陳曰武帝不道甚於秦始皇始皇始皇惟是公道遊巡○五年置五經博士官掌各治詩書○六年閩越擊南越同遣王

孝廉師古曰謂善事父母者廉謂清潔有廉隅者
巧發奇中謂巧出詭異之言而與事傳會也
致物謂使祥瑞之物出見也

初舉孝廉李少君巧發奇中

恢等擊之○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二年方士李少君見現上善為巧

發奇中言多中上意言祠寵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中丹砂藥名亦曰朱砂生辰州等處土神安魏魄大洞鍊真經云丹砂鍊之蓬萊仙者

可見見之以封禪善則不死上信之始親祠寵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琅琊人賣藥海邊之屬海上燕齊迂怪之士多更來言神事矣

○上用大行人如字○周禮大行人小行人王恢議

唐蒙上通鑑
有五年之二
字

王上
恢擊
匈奴

唐蒙
請通
南夷

司馬
相如
西夷

遣恢等將兵匿馬邑郡屬山西旁谷中陰使如

聶壹誘匈奴入塞而擊之單于覺而去自是絕

和親攻當路塞○唐蒙上聲書請通南夷

拜蒙中郎將將千人入夜郎國在長寧舊屬漢犍為

有女浣於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其中有

聲剖之得一兒歸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為夜

郎侯以夜郎侯聽約以為犍為郡屬四川今

又拜司馬相如為中郎將通西夷犍為越邦蠻西夷

焉以爲越帝開亦西夷國武丹莫江切西置汝山郡置郡縣西至沫未○笮蹄云水出廣

令與計借師
古曰計者上
計簿使也郡
國每歲遺諸
京師上之借
者俱也令好
徵之與上計
者俱來而縣
次給之食後
世訛誤因承
此語遂總謂
上計為計借
待詔金馬門
諸以才伎召
未有正官故
曰待詔三輔
黃圖金馬門
官者署武帝

策弘公
對孫

若水笮蹄云出犍牛南至犛莊河歌○水出詳

海為徵日徵東北日塞○徵東民有明當世之

務習先聖之術者縣縣同次續食隨寓官司令

平與計借笮蹄云今與每羊上蒲川郡屬山東

公孫弘對策曰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

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

則天地之和應矣策擢舉也為第一待詔金

馬門笮蹄云門下有銅齊人轅姓固年九十餘

亦以賢良徵弘仄傾日事之固曰公孫子務正

得大宛馬以算商
銅鑄像之千
署門因以為
名
算商車正義
曰武帝國用
不足故稅民
田宅船乘皆
平作錢作每
千錢一算也
一算百二十
文也
橫斂橫不順
理也
開東閣便蒙
注閣者小門
也東向開之
避當庭門而

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六年初算商車賈車
船之稅○陳曰諸橫斂
始於此自是國用豐矣○匈奴寇上谷遣將軍
衛青等擊卻之○元朔元年主父甫姓也偃上聲
下並書諫伐匈奴嚴安亦上書及徐樂岳亦上
書云陛下何威而不成何征而不服書奏上召
見現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郎中
是秋匈奴入寇二年又入寇遣衛青等擊之遂
取河南地置朔方郡屬甘肅今夏州○五年公孫弘為
丞相封平津邑在霸州侯上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

引賓客以別
於椽吏官屬
也

以衛
青為
大將
軍

張騫
使西
域

邪以避野
平聲

問以延賢人○匈奴寇朔方遣衛青率六將軍
蘇建李沮公孫賀擊之通鑿云得禪王十餘眾
李蔡李息張次公擊之男女萬五千餘畜數十
萬還以青為大將軍○匈奴入代○六年春遣
衛青等六將軍荃蹄大將軍衛青中將軍公孫
敖左將軍公孫賀前將軍趙信
右將軍蘇建後將軍李沮擊匈奴夏再遣○元狩元
年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通滇在西南
本楚莊國
王弟莊驩○二年以霍去上聲病為驃騎將軍
為國於此○二年以霍去上聲病為驃騎將軍
武資三品曰擊敗并匈奴過焉支山名在甘
州刪丹縣祁
連山荃蹄云而還○匈奴渾瑊邪平王降項平下
並同

十一
史略

漢孝武

五十二

置五屬國正
義曰以來降
之民徒置五
郡各依本國
之俗而屬於
漢耳
大見上言曰
臣常往來海
上見安期羨
門之屬曰黃
金可成而河
決可塞不死
之藥可得仙
人可致也然
臣師非有求
人人自求之

軍利誅
將五
始西
通域
軍成誅
將文

置五屬國存其舊号而屬於漢故曰屬國以處其衆○三年

匈奴入右北平郡屬鞏昌定襄郡屬山西今忻州○四年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去

病封狼居胥山在北荒之地○通鑿封狼居

還○元鼎二年方士文成將軍李少翁以詐

誅初少翁勸上作甘泉宮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神不至伏誅○西域始

通置酒泉屬甘肅今肅州府武威郡亦屬甘肅今永昌府○五年

遣將軍路博德等擊南越○方士五利將軍樂

大以詐誅○六年討西羌國在西

陛下必欲致南越
之則貴其使
者令為親屬
以客禮待之
則可使通言
也乃拜大為
五利將軍封
樂通侯食邑
賜甲第以衛
長公主妻之
齎金十萬斤
上親幸其第
貴震天下同
五年樂大裝
為入海求其
師乃之泰山
上使人臨驗
無所見而大

帝如
緱氏
帝登
臺

州以西皆平之○南越平置九郡南海蒼梧鬱

珠九真日南○元封元年帝出長城登單于臺遣

使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

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通鑿註有不能亟

遂○帝如緱氏邑屬河南或登封縣登中嶽萬

在河南府遂東巡海上求神仙封泰山禪善肅

然泰山下復東北至碣石山在平樂府驪城而

還○滇王降置益州郡屬四川今成都府○三年擊樓

蘭國在西域虜其王擊車師國在西域破之○朝朝鮮仙

妄言見其師
又多不書坐
評罔腰斬

國在遼東降置樂浪郡臨屯縣
玄菟徒真番
音婆

郡○匈奴寇邊遣兵屯朔方○五年南巡江漢

至泰山增封○六年擊昆明
西夷種名有滇池方一百里武帝於

長安作昆明池習水戰以討之○太初元年帝如泰山十一月

甲子朔且冬至作太初曆以正
征三代已上音政至秦始皇避諱

初作曆太

而改耳月為歲首
用夏正也○遣李廣利伐大宛

○大發兵從李廣利伐宛宛降得善馬數十匹

奴大入破塞外城障
漢制每塞要處別築城置人守之謂之候城即障也

○四年匈奴單于使使來獻○天漢元

年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幽武置

大窖
教○地中絕不飲
去聲食
武齧入○雪

與旃
通與毛并咽
吞也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

神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
低○牡日羝乳

乃得歸
乳孕育也謂待羝而乳乃釋武○二年

遣李廣利擊匈奴別將李陵敗降虜○上以法

制御下好聲尊用酷吏東方盜賊滋起遣使者

官掌案察姦宄衣繡衣持斧
即今提刑使也督捕得斬二千

大窖窖集覽
舊米粟之地
藏而空者也

蘇武
于使單

無處使人
牧絕

衣繡衣持斧
集覽衣以繡
尊寵之也持
斧得專斷也

左道師古曰
左道謂無道
不正也記王
制曰亂名改
作執左道以
亂政者殺無
赦注左道若
巫蠱及俗禁
妖術也

祀明堂
巫蠱
事作

石太守祿二千石以下○四年李廣利擊匈奴不利○

太始三年帝東巡琅琊郡屬山浮海而還

○四年東巡祀明堂在泰山趙氏曰周天子巡守朝諸侯之處修封

禪善 ○征和二年巫蠱事作政而惑入蠱惑也

指射即藥毒害人是若行符厭俗之為魅故曰巫蠱作者起也帝如甘泉宮在

以江充為使者治平聲巫蠱獄掘太子宮云得木

人尤多神巫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眾變如女

乃掘之太子據名懼使客伴為使者收補充斬

之白告也母衛皇后發中廐救車載射士出武庫

兵發長樂宮衛平上從甘泉來詔發三輔漢以

制詐為詔發兵逢丞相軍丞相軍兵合戰五日死者

數萬皇后自殺太子亡至湖縣名未詳所屬自經縊也死

後有高廟寢郎官掌高廟之廟田千秋上書言有白

頭翁教臣云子弄父兵罪當笞上悟曰此高廟

神靈告我也知太子無罪作歸來望思之臺於

湖天下聞而悲之○二年匈奴寇五原郡屬山西今豐

中廐師古曰
中廐皇后車
馬所在也胡
三省曰中廐
者天子之內
廐也秦二世
時公子高曰
中廐之寶馬
臣得賜之非
專主皇后車
馬也
作歸來師古
曰言已望而
思之庶太子
之魂歸來也

秋田
上十
書

下詔書法曰武帝于戈士木海內戍耗至其末年本心定而天理還始陳既往之悔封富民侯以明休息養民之意雖非不速之復然與迷而不復者異矣

光詔太子輔
既深下陳
悔既深下陳

州酒泉遣李廣利擊之廣利降匈奴○四年罷方士候神人者○以田千秋為相封富民侯罷議輪臺屯田○輪臺西域國名接支渠犁於此下詔深陳既往之悔○後元二年上幸五柞宮在扶風有五柞木病篤以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太子上在位五十四年改元者十有一曰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漢太始征和後元上雄材大畧承文景豐富之後窮極武事嘗謂高帝遺惟平城之憂思如齊襄公復

幕南正義曰幕一作漠北方流沙也匈奴南界沙土曰漠王庭索隱曰匈奴野都處為庭與野精一曰穹廬前地若庭故云王庭

幕南無庭置降
幕南無庭置降

伏九世之讐襄公九世祖哀公嘗為紀侯所譖而戮于周至襄公八年遂伐紀而復數並同征匈奴盡漢兵勢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庭沙漠之南無王庭也斥地立郡縣置受降城取受匈奴來降之義東中西三城全書註東受降城本雲中郡在榆林縣東北八里元屬振武軍西受降城在豐州西北八十里今天德軍理於此城中受降城在榆林即五原也通西域通西南夷東擊朝鮮南伐粵軍旅歲起內事土木築上苑屬燭南山建柏梁臺在長安內舊云因以香作承露銅盤高二丈大七圍柏為梁而得各作承露銅盤高二丈大七圍合拱上有仙人掌在甘泉宮通天臺上舊云仙人掌擊玉盃以取雲表之露

漢孝武

通天莖臺索
隱曰漢書無
莖字恐行也
三輔黃圖云
臺在其宮高
百餘丈若與
天通故名通
天臺
鳳閣綱目作
鳳閣
太液池集覽
言象陰陽津
液以作池
漸臺漸浸也
臺在池中為
水所浸故名
漸臺
蓬方瀛臺皆

和玉屑飲之。以方士公孫卿言神仙好樓居作
謂可長生。○
翡翠廉桂館。貫○翡翠廉神禽名。通天莖。行○即承
臺作首山宮。筮蹄云首山屬河東蒲坂。一云作
龍首山在關中。作宮其下。因名。作
建章宮。在安。千門萬戶。東鳳閣。西虎圈。獸闌也。
北太液池中有漸。尖○取水出。臺蓬萊。方丈瀛
洲。壺梁。橋。南玉堂璧門。故曰璧門。立神明臺。自
閣以下至此。皆。作明光宮。在安。皆極侈靡。數巡
幸崇祠祀。修封禪。國用不給。賣武功爵級。元朔
六年六月。詔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賦罪置
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九直三千餘萬金。

神山名傳在
勃海中
皮幣以白鹿
皮方尺緣以
繒為皮幣直
四十萬又造
銀錫為白金
三品大者其
文龍直三千
次者其文馬
直五百小者
其文龜直三
百
郡國舊註作
京師非也今
正之
造繒錢造字
以行繒眉中

造鹿皮幣
白皮幣
平均
輸法

造鹿皮幣白金。以國用不足。故以白鹿皮為桑
弘羊孔僅觀之。徒作均輸平準法。均輸者。立均
令遠方各以其物。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
灌輸也。平準者。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
買之。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利。興利以佐。費。置
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鹽。算舟車。上造繒。民錢。繒。繒。以買
鹽官。主。管。權。鹽。算。舟。車。上。造。繒。民。錢。繒。繒。以。買。
千錢。筮蹄。云。千錢。出。算。二。十。蓋。一。繒。則。取。稅。二。十。也。天下蕭然。末年盜起。
微也。輪臺。一詔。漢幾。機。不免為秦。言若無罷輪
深。陳。既。往。之。悔。則。幾。所。用。丞。相。初。惟。田。蚡。憤。稍
與。秦。無。異。而。賤。秦。所。用。丞。相。初。惟。田。蚡。憤。稍
專。檀。上。嘗。謂。蚡。曰。卿。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後

反按舟車與
緡錢蓋錯置
之也當下箕
舟車緡錢也
峻嚴急也
汲黯字長孺
○閣內中小
門也

汲黯
以嚴
見憚

皆充位而已。除授官也。盡未猶言盡乎未盡乎。吾亦欲除吏。蓋給田蚡之擅權也。
武帝遂攬權綱。不假借於臣下矣。公孫弘後。國
家多事。丞相連以誅死。公孫賀拜相。至涕泣不
肯拜。亦卒以罪死。酷吏張湯。趙禹。杜周。義縱。王
溫舒之徒。皆嘗峻用刑法。然湯等有罪。亦不貸
不寬也。其間卜式兒。倪寬之屬。亦以長者見用。
汲黯獨以嚴見憚。數切諫。不得留內。京師為東
海。郡屬淮西。今海寧州。守好清淨。卧閣內。不出而郡中
大治。入為九卿。筮蹄云。入為主爵。都尉在九卿之列。上方招文學。

內多欲而多
外施而多
仁義

惡愚也
社稷之臣論
語註社稷猶
云公家社稷
臣者謂與國
同休戚之臣

汲黯
社稷
臣

嘗曰。吾欲云云。猶言如此。黜曰。陛下內多欲而外
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惟深中武帝之
病。凡人君鮮不然矣。堯舜禹湯文武。則无欲者
也。自餘賢王。則能克己。室欲者也。齊小白。晉重
耳之徒。則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者也。所謂欲者
或酒。或色。或貨寶。或宮室。或遊畋。或博奕。或書
藝。圖畫。以為文。或開土闢遠。以為武。或崇尚佛
釋。以為清。或希慕神仙。以為高。雖汚潔不齊。害
有大。小皆足以變移志。愚荒廢政。理雖勉於行
仁。仁必不足以感人心。雖強於行義。義必不足
以正民。行以其无實也。是故人君莫大乎脩身。
脩身莫大乎寡欲。欲誠不行。則心虛而善入。氣
平而理勝。動無非理。事無上怒。罷朝曰。甚矣賢
不善。唐虞之治。不過乎此。上怒罷朝曰。甚矣賢
之惡也。他日又曰。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淮南

禁闔禁邑曰天下所居門閣有禁以待御之臣一不得妄人行道豹尾中故曰禁中禁中門曰黃闔

招選材智異

王安淮南厲王長之子文帝六年國廢十六年安繼封謀反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如丞相弘等說之如發蒙耳漢書註如發物上之蒙直取其物也黯嘗拜淮陽郡名即陳州守曰臣病不能任郡事願為郎中出入禁闔補過拾遺補其過失拾其遺缺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徒得君之重卧而治聲之至淮陽十歲竟卒黯甚為去聲上所重大將軍衛青雖貴上或踞廁見之廁牀也○仲馮曰古者見大臣御坐為起踞廁如黯不冠不見也上招選天下材智者輕之也

不根持論論議委隨不能持正如樹木之無根柢也

士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漢書避明帝諱改莊作嚴朱買臣吾

其壽主司馬相如東方朔枚臯終軍等在左右莊助也朱買臣也吾其壽王也司馬相如也東方朔也枚臯也終軍也皆臣姓名相如

特以詞賦得幸朔臯不根持論去聲好去聲詼魁○

也諧合和上也以俳優般做雜劇人也畜之朔嘗語去聲

上前侏儒讀以為上欲殺之侏儒泣請命上

問朔朔曰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伏白三伏夏至

後第三庚為初伏四庚為中伏立秋後初庚為末伏曆忌釋云伏者金氣伏藏之日也舊制嘗

以此賜賜肉晏朔先斫肉持歸上召問令平

細君師古曰
細君朔妻之
名也一說細
小也朔白以
比於諸侯謂
其妻曰小君
○食馬肝論
衡云氣熱而
毒盛故食走
馬肝殺入言
文成食馬肝
中毒而死耳
非誅之也恐
五利懼誅死
而不肯盡其
術故隱之也

東朔方
朔遺
君

自責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斫肉何
壯也斫之不多何廉也歸遺去聲細君也妻又何仁
也然朔亦時直諫有所補益自李少君以來求
神仙不已文成誅而五利至五利以文成爲言
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及五利又誅公孫卿等
尤見聽信末年帝乃悟曰天下豈有仙人盡妖
妄耳節食服藥差又音叙可少病而已漢興雖
自惠帝已除挾書之禁自始皇挾書禁人挾書至惠帝始除其令文
帝已廣遊學之路然儒學終未盡盛至帝世董

孝昭謚法聖

○聞周達曰

趙捷仔耳

弋官故號鈞

代有始文
風三盛章

仲舒公孫弘皆以春秋進兒寬亦以經術飾吏

事後又有孔安國等出表章六經漢以詩書易禮樂春秋爲

六經表章者表實自帝始數獲祥瑞白麟朱鷹

芝房寶鼎皆爲樂章薦之郊廟武帝嘗祠五時獲白麟幸東海

獲赤雁幸甘泉芝草生九莖連葉幸汾陰得寶鼎乃作白麟朱雁芝房寶鼎之歌薦于郊廟以

絃歌文章亦至帝世始盛人以為有三代夏殷

之風焉帝壽七十通整注而崩葬茂陵在安西府興平

北縣太子立是爲孝昭皇帝

孝昭皇帝名弗陵母鈞弋官夫人趙氏娠十四

其門曰鈞弋
之門司馬公
曰為人君者
動靜不可不
慎舉措不可
不戒發於中
必形於外天
下無不知之
當是時皇后
太子皆無恙
而命鈞弋之
門曰堯母非
名也是以姦
臣探逆上意
知其奇愛以
子欲以為嗣
遂有危皇后
太子之心卒

月而生武帝命其門曰堯母門昔堯母亦娠年十一四月生堯
七歲體壯大多知武帝欲立之察群臣准霍
光忠厚可任大事使黃門日黃門宦官畫周
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負成王負其表也通
以朝諸侯○陳曰武帝處置後事優游暇豫非
人所及前世人主如成王顧命事已不可及若
魏明帝執司馬懿手托以後事又指齊王芳以
示之唐太宗命高宗以召李世勣而用之皆是
曾中放不暇是以如此武帝只於平時見破
光令人畫周公負成王以與之措置了泰然無
事彌留之際二三公拜受詔床下畧无一言
日群臣俯首聽命於顧命大臣不敢一人有議
論者以武帝遺遺責鈞弋夫人賜死曰古國家
見之之明也

成巫盡之禍
悲夫
顧命馬融曰
顧念太子而
命大臣輔相
之也鄭玄曰
臨死回顧發
命也按顧命
猶言遺詔臨
死顧慮後事
遺命而囑託
之也
彌留曰病革
也
掘野鼠去去
藏也蘇林曰
取鼠野去草
實而食之也

所以亂由主少聲去母壯驕淫自恣也
聖人莫能也若周公之於管魯國之於哀
是也鈞弋夫人不聞其罪而預防始亂而殺之
過矣漢武為幼子遠慮獨無善處之道乎苟能
據春秋大義妾母不得稱后母后不得臨朝
告之修著為漢法藏之宗廟責在大臣鈞弋雖
欲竊位驕恣烏乎敢乎武帝此舉斷則有矣未
盡善也
明牛武帝崩遂即位燕王且武帝第以長
不得立謀反赦弗治平黨與伏誅說見○始
元六年蘇武還自匈奴武初徙北海上掘野鼠
去上聲摘也○草實而食之卧起持漢節李陵誅武
曰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陵與衛律降匈奴

如朝露朝露見旭則忽乾以譬人生短促不可期典屬國以其久在外國知邊事特命之

雁帛 論武為典屬國

皆富貴律亦屢勸武降終不肯漢使者至匈奴
 匈奴詭○過委切言武已死漢使知之言天子射
 上林中得鴈帛足有帛書云武在大澤中匈奴
 不能隱乃遣武還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強壯
 出及還須鬚髮盡白拜為典屬國燭下國夷屬國
 ○胡曰卜式為齊相一言中主意遂登三公雋
 不疑乃布衣用繡衣薦即拜刺史武帝故事光
 所見也蘇子卿持節十九年竟不辱命考其在
 匈奴中對辭處義皆有本末非出於一時慷慨
 輕生易死之所為真志士仁人也豈在下雋之
 比乎光執國大權式序在位且加顯賞以勸其
 臣設不亟除御史大夫猶當處之九卿然後為
 稱典屬國之命謂武曉習蠻夷事實則實矣不

外祭上 專制祖以

燕王 上書

都大也 肆羊至反

幾於玩乎厥後招致○尤將軍上官桀上官姓
 譏誚亦不虛得矣

子安為霍光婿生女立為皇后桀與安自以后

之祖父乃不若順也光以外祖專制朝事桀與光

爭權時鄂國在武昌蓋甘長上張公主昭帝為去聲所

愛丁外人丁姓外名也求封侯不許怨光燕王且自

以帝兄常怨望御史大夫桑弘羊為子弟求官

不得亦怨望於是皆與且通謀詐令人為且上

書言光出都肄異郎羽林道上稱蹕孟原曰

肄習也總閱試習武備也郎侍衛親軍官也羽
 林師古曰亦宿衛之官疾如羽多如林也○言

以聞謂以其
事聞奏之也
誅上等

奏廢之光與
故吏大司農
田延年決策
奏白皇太后
而廢之

傅介子刺
梅蘭

霍光
廢賀
立宣
帝

誅之廢帝而立桀。會有知其謀者，以聞。捕桀

安弘羊等，并宗族盡誅之。蓋主與且皆自

四年，傅介子使西域，誘樓蘭王刺殺之。馳

傳，請闕以其為匈奴反間也。○元平元

年，帝年二十一而崩，在位十四年。○元平元

改元者三。此十四年者，蓋帝即位二年方始改元，則在位實十有四年。後多勸此。

日始元、元鳳、元平。霍光為政，與民休息，天下無

事。昌邑王賀，哀王驁博之子，武帝孫也。先

迎賀入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賀淫戲無度。光

奏廢之，迎立武帝曾孫，是為中宗孝宣皇帝。

孝宣皇帝，初名病已，以後改名詢。武帝之曾孫

也。初，戾太子據納史良娣，弟漢書注：良娣女

也。此三子等。生史皇孫，進生病已數月。

遭平蠱事，皆繫獄。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

氣。武帝遣使，令盡殺獄中人。丙吉時治。

獄，拒不納。曰：他人無辜，尚不可况皇曾孫

乎。使者還報，武帝曰：天也。及長，高材好學，亦

喜游俠，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昭。帝元鳳

孝宣謚法聖
善周聞曰宣
○初名病已
蓋以夙遭屯
難而多病苦
故名病已欲
其速差也後
以為鄙更改
諱詢字次卿
○氣雲氣也

長安
獄有
天子
氣

樹 僵樹枯僵柳
泰山 復起樹立

蠶食其葉當
作蟲食其葉
成文
畫地為獄集
覽指畫地為
獄戶雖知非
直獄人且擬
議而不願入
也

路温舒
書言上
獄吏

中泰山有木石自起立句上林有僵姜也樹復

起。蠶食其葉曰公孫病已立公孫謂樹也言樹已仆而再立也蓋

常時之及賀廢病已年十八矣光等奏病已識語也

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後。迎入即位既立

六年霍光卒始親政。地節三年路温舒上

書言秦存十失蓋文學一也好武勇二也賤仁義之士三也貴治獄之吏四也

正言者謂之誹謗五也。過過者謂之妖言六也。先王法服不用於世七也。忠良切言者讒於八也譽諛之聲日滿於耳九也虛美熏心實行不立十也

其尚存治平獄之吏是也。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且非真獄

刻木為吏彫
刻木而為偶
擬吏人非
真吏且期望
而不對也路
温舒傳註期
猶必也
為平稱羨其
持法輕重適
中
勞來師古曰
謂勸勉招懷
百姓也便蒙
註勞者恤其
勤勞也來者
以恩招來也

置廷
尉平

族霍

為刻木為吏期不對雖非真吏且此悲痛之辭

願省上生法制寬刑罰則太平可興上為去聲置廷

尉平官掌平刑獄獄刑號為平矣。膠東王寄景帝第九子

相去聲王成勞去聲來去聲○徠同亦勞也朱不怠

治去聲有異績賜爵關內侯賜爵者但賜其爵而非實封也後皆効此

○魏相魏姓相名為丞相丙吉為御史大夫。四年

霍氏謀反伏誅夷其族告者皆封列侯初霍氏

奢縱茂陵徐福上上聲下聲同疏言宜以時抑無

使至亡書三上不聽至是人為去聲徐生上書曰

曲突突曲則火勢侵也
速當作遠
霍光驂乘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居右以備傾側謂之驂乘驂與參同參三也三人同軍則曰驂乘四人同車則曰駟乘漢制大駕則大將軍驂乘從容從往其容止不矜莊

曲突 徒薪 賜徐 福帛

客有過主人見其竈直突埃同竈窗也直旁則不能藏火有積薪謂主人更庚為曲突其突曲則速於其薪主人不應俄頃也失火鄉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殺牛置酒謝其鄉人人謂主人曰鄉向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論功而賞讀曲突徙薪無恩澤焦同傷頭爛額為上客邪上乃賜福帛以為郎帝初立謁高廟霍光驂乘去聲○允乘車尊者居左御者居右為驂乘上嚴憚之若有苦刺次也刺針也在背後張安世代光驂乘上從促容

肆體身體舒放也

肆於福氏

安近安處親也
俗傳之下有威震主者不畜之六字則可速考了萌萌兆也
潢池小兒所游之小潢池以喻渤海郡潢汚行潦之水池也言如小兒戲弄兵器於潢池中勝以威力

肆體甚安近焉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北海郡屬山東太守朱邑以治行去聲第一入為太守九卿之一主渤海郡屬山東太守龔遂入為水衡都尉官掌上苑先是渤海歲饑盜起選遂為太守召見現問何以治平聲盜遂對曰海濱遐遠不沾聖化其民飢寒而吏不恤賑使陛下赤子嬰兒也盜弄兵於潢池潢池積水也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臣欲安之遂曰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急也願無拘

安以德化也
○便宜主將
之從便行事
也
移言移於屬
縣也
買牛遂曰農
家持兵器為
何事乎當飼
牛犢耳
單車不從車
騎獨行也
蓄五六反仲
入聲
銛簡銛瓦言
也簡竹信也
趙廣
銛為

臣以文法得便宜從事上許焉乘傳去聲至渤海
界郡發兵迎句遂皆遣還移書罷捕捕盜賊吏
諸持田器者為良民持兵者乃為盜遂單車傳
又曰至府盜聞即時解蟹散民有持刀劍者使
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日犢曰何為去聲帶牛佩犢
勞去聲來去聲巡行郡中皆有蓄充積獄訟止息至
是召入○元康元年殺京兆尹京兆三輔之一
西尹其趙廣漢初廣漢為潁川今安西府屬陝
官名潁川今許州太守
潁川俗讀項豪傑相朋黨廣漢為古曰若

鈞距毛氏曰
鈞距如鈞鈞
之有距吞
則順吐之則
逆使入其
術中而不能
出以鈞索其
隱伏之情也

吏民守關吏
民詣關若守
門者

今盛錢藏瓶為小孔可入而受吏民投書使相
不可出用受書令投於中

告許許謂攻發人之陰謀也姦黨散落盜賊

不得發者其聚也散解也由是入為京兆尹尤善為

鈞距晉灼曰鈞致距閉也言鈞得其

情閭里銖銖十銖為兩之姦皆知句發姦

擿擿挑伏也伏如神邪推究隱伏如有神見京兆政清

長張老傳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至是人上

聲書言廣漢以私怨論去聲殺人下廷尉吏民守

關號號泣者數萬人竟坐要腰斬廣漢廉明威

三輔京兆馮翊扶風三郡是為三輔取左傳輔車相依之義魏相諫曰胡致堂曰魏相此疏止無名之師弭連兵之禍恐傷陰陽之和以生蕭牆之憂真經國之遠猷宰相之能事其尤可服者不願風俗惡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之

風方歸尹扶為翁

制豪強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以尹翁歸為右扶風三輔之一今鳳翔府屬陝西翁歸初為東海太守過戈辭廷尉于定國定國欲託邑子託寄囑也見現○不敢以邑曰此賢將漢制太守嘗兼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言邑子之托不足以意託之此蓋定國退與邑子之語也○以治郡高第遂入治翁歸竟入治高第乃常為三輔最扶風治效常為京兆上功○二年上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日最○

變直以告君此則賢者或猶以為難也人之常情事聞美事而惡聞災禍奸臣事君凡天地變異夷狄盜賊危亡之形一切隱諱不以實告而草妖木怪以為祥瑞以眩君心非惟以慰悅為忠因以自見輔佐之應前古一律其視魏相為

魏相奴滅

案年書今甘肅永昌府乃漢匈奴之右地右西也九天下以東為左以西為右使不復擾西域魏相諫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去聲敵加於已已不得已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讀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入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也誇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匈奴未有犯於邊境今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二百二十二人此非小

何如焉風俗薄惡宰相之責也而魏相不自欺嗚呼賢矣哉
 孔子所謂李子恐為子孫憂欲伐顓臾孔子說所憂者不在彼而在此言恐內變將作也其後果家臣陽虎囚季桓子○祖道行祭為道路所也黃帝子名累祖好遠遊而

變左右不憂乃欲發兵報讎草莽之喻也之忿於遠夷始也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魯附庸國在沂州費縣而在蕭牆之內鄭康成曰蕭牆之言蕭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蕭恭焉是以謂之蕭牆也上從相言此一節曰寬饒察封事下寬饒誤在下疏乞骸骨下二疏誤在尹翁歸為右扶風下先零羌畔誤在此下今悉依通鑑證而正之○三年太子太傅疏疎姓也廣與兄子太子少傅疏受少傅官名周官曰三孤上疏去聲疏擊乞骸骨歸葬於鄉土也許之加賜黃金公卿故人設祖道供恭張帳東門外

死於道故後人以為行神出行者奈之因之饗飲焉○既歸之上可加廣字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人

先零羌畔

祖道古之行者必有祖道之祭祭畢者送之飲於其側而後行也供張者陳設也送者車數百兩亮○一車兩輪曰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既歸日賣金共供具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不為聲子孫立產業日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扶富者衆之怨也吾不欲益其過而生怨○神爵元舊作非年先零麟○羌種名與諸羌畔上使問後將軍趙充國誰可將者充國年七十餘對曰無踰老臣復問將軍度堂入下同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兵難造度

條陳也

趙國至充略上方

願至金城

今屬鞏昌郡蘭州

圖上

並上聲下同

方略乃詰金

城上屯由奏願罷騎兵留步兵萬餘分屯要害

處險阻之處在我為要在此為害條不出兵

田便宜十二事

使民不失農業四言罷騎兵以省木費五言令

中道橋以制西域十二言息徭役以戒不虞

每上輒下公卿議初是其計者什三

中有三後凡如什五

什六七之類者効此

奏封事封事者言事而不欲宣泄重封上之觀故事觀漢家故事及前人所奏便宜之章也舊注以宜字為讀者非也數條舊注以數條屬章奏為句者非也

魏相便宜行事

蓋寬饒奏封事

信也其計可必用上從之○二年司隸校尉官

總部河南河內右扶風左馮翊京兆蓋寬饒

奏封事上書上以為怨謗下吏寬饒自到○三

年丞相魏相薨故事舊制上上書者皆為二

封一機署書其一日副句領尚書者先發副

封所言不善屏去上聲不奏自霍光薨後相

即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及為相好聲觀漢故事

及便宜讀章奏數條漢興以來便宜行事

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見上請施行

異聞 異之事 知天體宋潘 漢曰君子脩 已以安百姓 則天地自位 萬物自育民 不私鬪此變 理先務也而 邇不以懷牛 耕而喘或勞 而傷未必變 理必致而引 為己任輕重 虛實俱失之 矣尚為知大 體哉

丙知大體

之救掾史羣省史案事郡國句○分案及休告告假歸也。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異郡不上句○上相輒奏言之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至是吉代為丞相吉上尚寬大好禮讓嘗出逢群鬪死傷不問逢牛喘疾息也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吉失問吉曰民鬪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細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可熱忍牛暑也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人以為知大體○五鳳元

昆凡也 翁然爾雅翁 合也綱目作 歛然集覽歛 然歛氣也 不忍欺給薛 文靖曰直道 在人心者無 古今特上之 心無教化以 導之耳教化 脩明則民心 復古風俗有 不厚耶

韓延壽 馮翊

民不欺 給

年殺左馮翊今同州屬陝西韓延壽延壽為 吏好古教化由潁川太守入為馮翊民有昆弟 相訟延壽閉閣甘思過有幸為郡表率不能阜然相 爭訟答在訟者各悔不復爭郡中翁吸○然相 救厲勸戒恩信周徧莫復有詞訟民吏推吹其 至誠不忍欺給至是坐事棄市百姓莫不流涕 事見通鑿○三年丙吉薨黃霸為丞相霸嘗為潁川 太守吏民稱神明不可欺力教化後誅罰長張 吏官主佐郡即郡丞也許丞老病聾督郵糾察

因緣謂依附以生輕重絕簿書盜財物師古曰因交代之際而存匪簿書以盜財物也

常平倉

郡吏。即郡錄事也。今廢此職。白欲逐之。霸曰許丞。讀廉吏。句。雖老尚能拜起。重聽何傷。數。朔易。亦下。長史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上聲。其太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為天下第一。至是代吉。霸材長於治。平聲下。民及為相功名。損於治。郡時。○四年。太司農耿壽昌。白令去。邊郡皆築倉。穀賤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減價而糴。以利

戒之友人孫會宗與惲書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魚炙也酒後耳熱猶言酒力酣暢也缶方久切瓦器也擊之以節歌鳴鳴秦聲閔中舊有此曲惲秦人故云南山高在陽人君

殺光祿勳楊惲

種豆之詩

民名曰常平倉。○殺前光祿勳。九卿之一。掌宿衛宮掖。即光祿卿也。武帝改。楊惲。醞。惲廉潔無私人。上下同書。告惲為姝惡。言免為庶人。惲家居治產自娛。其友孫會宗戒之。惲報曰。過大行。聲。虧當為農夫。以沒世。甲家作苦。歲時伏臘。伏。伏日。見前。臘。案。三。成。日。為。烹。羊。魚。炮。羔。斗。酒。自。勞。去。酒。後。耳。熱。臘。日。也。仲天拊缶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南山。燕穢於廢切。○不治種。下。頃。豆。落。而。為。其。莖。也。○早。惡草也。人生行樂。洛。耳。須。富。貴。何。時。滄。荒。無。度。不。知。其。

之象也燕穢
言朝廷荒亂
也一項百畝
喻百官也其
豆莖也豆莖
零落在野喻
已見放棄也
○趙蓋韓陽
之死趙廣漢
蓋寬饒韓延
壽楊惲也
五日言不久
當去京兆尹

論趙蓋韓
揚死為之
政之累
張敞
五日
京兆

不可也人上書告惲驕奢不悔下廷尉案得所

與會宗書帝見而惡之以太逆無道要腰斬

司馬溫公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為丞相于

定國為廷尉而趙蓋韓楊之於皆不厭眾心惜

哉其為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議賢

議詰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可不謂能乎寬饒惲

之剛直可不謂賢乎然則雖有死○甘露元年

罪猶將宥之况罪不足以死乎○甘露元年

公卿奏京兆尹張敞上惲之黨友不宜處忤位

上惜敞材寢其奏敞使掾捕絮絮音如舜

有所案驗舜私歸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

謂敞有章劾敞聞舜語即收繫獄竟致其死後

三五日當免敞聞舜語即收繫獄竟致其死後

為舜家所告敞上書從闕下亡命也歲

餘京師抱鼓數朔警警上思敞能後召用之○

黃霸卒于定國為丞相定國父于公初為獄吏

東海有孝婦寡居不嫁以養其姑夫姑以

年老妨害也婦嫁自經死姑女告婦迫死其母

婦不能辯自誣伏于公爭之不能得孝婦死東

海枯旱三年後太守來公言其故太守祭孝婦

冢墳也釋名冢腫也遂雨于公治獄有陰德令

聲高大門閤容駟馬車曰吾後世必有興者子

抱鼓數警抱
音持擊鼓杖
也擊鼓所以
警眾數頻也
數起者言偷
盜之多也
為獄之間當
有縣之字

治子
陰獄
德有

無克民師古
曰言決罪皆
當也
不克師古曰
言知其寬平
皆無克枉之
慮也
要服之君皆
夷狄之地也

于定國為
廷尉不
克民

定國以地節元年為廷尉朝廷稱之曰張釋之
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
冤至是由御史大夫代霸○匈奴亂五單于屠
單于呼韓邪單于呼揭單于
于車犁單于烏藉單于
爭立呼韓邪耶單于
上書願款寬上○塞稱藩籬也○臣甘露三年
來朝詔以客禮待之位諸侯王上荀悅曰春秋之
義王者無外欲
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其勢然也詩曰自彼
氏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
供職則有辭讓号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今待
度不失序以亂天常非社也○上以我狄實

圖麒麟閣
麒麟於功

刺史守相便
蒙註刺史掌
奉詔條察州
郡秩六百石
員十三人守
郡守相諸候
王相也

厲精
為治

服思朕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在安西
惟霍光不名曰太司馬大將軍博陸城在薊州侯姓
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
年劉德梁丘姓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人皆有
功德知名當世○帝在位改元者七曰本始地
節元康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凡二十五年即位
元崩葬杜陵在鳳翔府帝興於閭閻閭門知民事之
艱難厲精為治樞機樞戶樞機政之要也周密品式
節第備具拜刺次史守獸相聲輒親見問常曰

良二千石乎
二千石謂守
相也良謂良
賢善相摩百
姓者也
所表謂管增
秩賜金以表
異之者也
推亡固存言
有無道者則
推而滅之有
存道者輔而
固之也

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
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
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民不安故二千石有治
理效輒以璽徙書御印曰璽筆勉厲增秩爵品
賜金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漢世良吏
於是為盛信賞必罰必審也信而後罰綜宗核覈通
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吏稱其
職民安其業遭值治匈奴衰亂推改亡固存信
申威北夷單于慕義誓首稱藩頭至地功先

孝元謚法行
義悅民曰元
○文法吏增
句文法也又
持法深刻謂
之文
繩下師古曰
繩索也所以
彈書而取直
者言正治其
事亦猶是

漢家自有制度
論霸王霸無異道

祖宗業垂後裔可謂中興謀齊德商宗周宜
矣太子即位是為孝元皇帝
孝元皇帝名奭初為太子柔仁好儒見宣帝所
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嘗燕從蹤容言陛下
持并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
度不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且俗儒不通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縣○亂
說目无常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
亂我家者太子也司馬溫公曰王霸无異道書
三代之隆禮樂征伐自天子

不庭言不來
王庭者也

備有
君子

出則謂之王。天子微弱不能治諸侯，諸侯有能率其與國同討不庭，以尊王室者，則謂之霸。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賞善罰惡，禁暴誅亂，耳。非若自黑甘苦之相反也。漢之所以不能復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為非先王之道，不可復行於世也。夫備有君子，有小人，彼俗而者，誠不足以為治也。獨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搜契阜陶周公，孔子皆木儒也。使漢得而用之，功烈豈若是而止耶？孝宣謂太子儒而不立，信於治，射必亂我家，則可矣。乃曰：王道不可信，儒者不可用，豈不過甚矣哉！殆非所以訓示子孫垂法將來者也。宜帝少，去依太子，去家許氏，許后以霍氏毒死。宣帝本始三年，霍光妻顯，令女醫淳于衍毒殺之，而以其女成君為皇后。故弗忍廢太子。至是即位。○初元元年，立皇后王氏。

王莽之禍實萌於此。

劉更生後改名向

四人
同心
謀議

中人官官也
無外黨少
肉之親無
姻之家也
白決白明也
決斷也判也
言決斷之也

○二年下蕭望之周堪及宗正官掌宗族劉更生，獄皆免為庶人。時史高官掌獄以外屬屬領尚常書事，望之堪副之。二人帝師傅數，朔言治亂陳正事，選更生給事中。官掌左右顧問應對以與有事殿中故曰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史高充位而已。由是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官掌中書弘恭僕射夜○宰相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及帝即位多疾，以顯中人無外黨，遂委以政事。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官也皆敬事顯。

深得深探字
訛也今改正

指與旨同

深賊胸中用
意深而賊害

詭辯變詐之
人也

許許延壽史
史高

建白建議而
白告於上也

○表裏表衣
外也裏衣內

也言內外相
應若衣之表

裏也

望之
白書
中書
官

顯巧慧惠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也內深賊持

詭辯以中去聲傷人與高表裏在外為表望之等

患外戚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為去聲

中書政本國家樞機中書都堂乃廢政之宜以

通以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

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禮曰

不在君側上不從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

譽數謂許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為

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

省息并反察
也悟也

不省
召致
廷尉
送獄

不省上召致廷尉為送獄可其奏後上召堪東

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令平出視

事親視志顯使高說上竟罷免後上復徵堪更

坐為中郎丘欲以望之為相恭顯許史皆側目

畏貌知望之素高節不詘屈辱建白望之

不憚過服罪深懷怨望自以託師傳終不坐句

非頗也屈望之於獄塞色其快快央心則聖朝

無以施試恩厚上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

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過必無所憂猶

詘枉曲也陳
註拘甚

殺魏郡太守京房胡氏曰君臣之交有淺深交深者聖人猶存不則止數斯辱矣之戒况交淺者乎京房事元帝終得為郎其交固淺陳考功法帝雖卿臣而公卿朝臣皆以為不可又欲去上可親信而不量元帝之庸懦不可信也亦

罪也。謂其坐以薄罪召之。令謁者召望之。因急望之。必來。而無足憂也。○發執金吾。軍衛官名。吾禦也。常執金葉以禦非。末前說。軍騎馳圍其第也。望之飲鴆自殺。溫公曰。世也。矣。孝元之為君。易欺而難寤也。夫恭頭之。諂也。其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辨也。至於始。疑望之不肯就獄。恭頭以為必无憂。已而果自。使頭得肆其邪心。而惑臣安所懲乎。○弘恭。歿。石顯為中書令。○五年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西走。秦康居。渠。○永光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北歸庭。自北而。○建昭二年殺魏

難乎其免矣。房學易不明。其道徒以災異占候為事。此易之未也。易曰不出戶庭無咎。又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房皆違之。而於其術亦不能自信也。故占候前知之學。君子不貴焉。惟明乎消息盈虛之理。諳默進退之幾。以不失乎時。平則

京房學易。京房。太守京房。房學易。亦於焦延壽。延壽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為郎。屢言災異。有驗。嘗宴見。現言事。意指石顯。顯奏出之。尋徵下獄。棄市。○顯威權日盛。與中書僕射。牢梁。牢姓。少去。府官掌營繕。即五鹿充宗。姓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綬若若邪。師古曰。累累。重積也。若若。長也。○三年。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官。掌監。甘延壽。襲擊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

易之道也
印執政所持
信也
累禮記如貫
綬組也
若若長貌言
其兼官據勢
也
孝成謚法安
民立政曰成
○幸好也
樂喜也

帝徒
優遊
不斷

四年春傳去聲首至京縣同藁街藁街皆十日藁街

所邸之處也故懸其頭於此以示之○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來

朝願漢以後宮王嬪字昭君賜之○帝崩

在位十六年改元者四初元永光建昭竟寧帝

雖儒術得韋玄成匡衡為相無相業帝徒優

遊不斷端去也○漢業衰焉太子即位是為孝成

皇帝

孝成皇帝名驚教母王氏生帝於甲觀貫○太子

甲觀蓋甲乙少好經書其後幸酒樂岳燕樂洛

伏青蒲應劭
曰以青規地
曰青蒲服虔
曰以青緣蒲
席也孟康曰
以蒲青為席
用蔽地各說
不一今兼錄

史丹
伏青
蒲諫

元帝時為太子幾機廢賴史丹伏青蒲以青規地曰青

后以元長舅王鳳為太司馬太將軍領尚書

事○建始元年石顯以罪御史條免歸道死○

封王王崇為安成侯賜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

侯譚也商也立也根也逢時也皆黃霧四塞○

悉封諸舅為列侯○陽朔三年王鳳卒王音弘

為大司馬王譚領城門兵○鴻嘉四年王譚子

石顯
免歸
死

黃霧
四塞

為列侯綱目
王譚為平阿
侯商為成都
侯立為紅陽
侯根為曲陽
侯逢時為高
平侯五人同
日封故世謂
之五侯

弘子舊註以
王音為鳳弟
者訛也按王
音王弘之子
也弘禁弟也
今據諸本正
之
新都縣名
飛燕師古曰
以其體輕故
曰飛燕
鳳弟舊註以
王商為音弟
者非也今亦
正之
故南之上當
有三年二字
蓋梅福上書

封王
新莽
為
候
立趙
飛燕
為
右
梅福
上書

王商領城門兵○永始元年封太后弟之子恭
為新都侯○立皇后趙氏名飛燕女弟妹合德
為婕妤接好○余○女官通鑿注。婕妤言接幸也。好美稱也。○二年王音卒
王商鳳弟為大司馬○故南昌南昌屬尉梅福上聲
下並書曰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
以益盛陛下不察其形願察其景同影建始以來
日食地震三倍春秋水災無與比數上聲○師古曰言極多不可比也。陰盛陽微金鐵為去聲飛漢書云河平
校而數也官鑄鐵如星飛上去。此何景也書上不報寢其事○四年王

有三年
君命犯言大
臣犯君之命
也
陰盛陽微陽
君象也陰臣
象也權臣用
事之異也金
鐵為飛陰盛
陽微金不從
革也
怪神論語所
謂怪力亂神
也

信張
不疑
王氏

商卒王根商弟為大司馬案通鑿事在明年。○安昌侯張
禹以帝師傅每有大政必與豫定議時吏民多
上書言災異王氏專政所致句上至禹第辟關
除左右親以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恐為去聲
下王氏所怨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
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
罕漢上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
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新學小生亂
道誤人宜無與母同信用上雅正也信愛禹由是不

斬馬劍劍利以可斬馬也

何如言亦將如夏殷之亡也

朱雲折檻

王莽為大司馬

疑王氏故槐里邑屬扶風令朱雲上書求見現願

賜尚方盤掌供御器物斬馬劍斷上佞臣一人頭以厲

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

臣居下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繫雲下雲

攀殿檻關也檻折舌雲呼聲曰臣得下從龍逢比

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左將軍辛

慶忌叩頭流血爭諍之上意乃解及當治平聲檻

上曰勿易因而輯集同謂補也之以旌表直臣○

綏和元年王根病免王莽為大司馬○二年帝

威儀言善脩

容儀

若神言尊嚴

如神

孝哀謚法恭

仁短折曰哀

○漢歷猶言

漢世也歷歷

數也論語注

歷數帝王相

繼之次第猶

歲時氣節之

先後也

陳聖云云漢

書註如淳曰

陳舜後王莽

陳之後謬語

以明莽當篡

丁傳用事

夏賀良言

易改元號

天命宜急改元易亦號乃改元太初更號陳聖

建平元年用夏賀良言漢歷中衰當更並同受

即位丁傳丁明用事罷大司馬莽就第歸私第也○

祖母傅氏母丁氏成帝無子故立為太子至是

業愈衰焉太子即位是為孝哀皇帝

孝哀皇帝名欣定陶恭王康之子元帝之孫也

于酒色政在外家張禹薛宣翟狄方進為相漢

鴻嘉永始元延綏和帝有威儀臨朝若神然荒

崩在位二十六年改元者七曰建始河平陽朔

漢孝哀 孝平

漢孝哀 孝平

漢孝哀 孝平

漢孝哀 孝平

立而不知也
賢自殺王莽
以太皇太后
詔收賢大司
馬印綬歸第
即日賢與妻
皆自殺
孝平謚法布
綱治紀曰平
○宰衡周公
為太宰伊尹
為阿衡采伊
周之尊以加
莽
九錫白虎通
曰能安民者
賜與馬能富
民者賜衣服

劉太平皇帝尋罷改元更號事誅夏賀良等
帝幸董賢通鑿云出則參乘入則左右貴震朝廷元壽元年以賢
為大司馬二年帝崩賢自殺○帝在位七年
改元改元者二曰建平元壽太皇太后元帝以
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迎中仲山王即位是
為孝平皇帝
孝平皇帝名箕字後更名行看中山孝王興之
子元帝孫也哀帝崩立為嗣太皇太后臨朝大
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已紀以聽各總已職元始

能和民者賜
樂則民衆多
者賜朱戶能
進善者賜納
陛能退惡者
賜虎賁能誅
有罪者賜斧
鉞能狂不順
者賜弓矢孝
道備者賜鉅
鬯
孺子本周成
王之稱
贊曰假皇帝
贊祭祀之辭
也郊祀天地
祀宗廟享祭
攝莽居
太子皇
孫嬰

元年莽為安漢公○四年聘莽女為皇后加安
漢公莽號宰衡通鑿曰采伊尹周公稱位諸侯王上○五
年太師孔光卒成哀以來光等為三公養成漢
禍諂佞成風上上聲書頌莽者至四十八萬人
加莽九錫與馬也衣服也樂則也朱戶也納陛也虎賁也弓矢也鉞鉞也鉅鬯也前
後所錫雖有異同而○臘日莽上椒酒於帝置
毒帝崩在位六年即位二年改元者一曰元始太
皇太后詔徵宣帝玄孫嬰四世孫曰玄孫為皇
太子號曰孺子嬰莽居攝踐祚祖去也○贊曰假

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

孺子嬰為嗣之初是為王莽居攝元年劉崇

起兵討也莽不克死○二年東郡屬山東今太

守翟義故丞相方進子也起兵討莽不克死○初

始元年莽即真天子位國號新更號漢太皇太

后曰新室文母太皇太后通鑿嬰為皇太子王莽居攝改元者二曰

居攝曰初王莽者王曼萬之子也孝元皇后兄

弟八人王鳳王曼王崇獨曼早死不侯莽幼孤

群兄弟皆將軍五侯子句乘時侈靡以輿馬聲

群神替者稱
莽曰假皇帝
○居攝莽既
攝政遂改元
居攝
劉崇之上
本有安衆侯
三字
王崇舊註以
王音為八人
之一誤也今
正之

莽即
真天子
號位
新

折節鮑彪曰
折節屈折肢
節以服事也
○節操風調
曰操有所操
守曰節

隆洽

子嬰
安公

盜起

色聲樂佚游相高莽折舌節為恭儉勤身博學

被服如儒生外交英俊內事諸父伯叔曰曲有

禮意封新都侯爵位益尊節操愈謙虛譽隆洽

也和傾其諸父遂得漢政哀帝崩迎立平帝

五年而弒帝攝位三年竟篡位國號新○始建

國元年廢孺子嬰為定安公後世權臣擅命降

○二年漢太皇太后王氏崩案通鑿此○天

鳳四年荊州屬湖北盜起新市屬江夏人王匡為

之帥衰去○馬武王常成丹往從之藏於綠林

者老久次周禮八十曰著釋名六十曰著久次謂久在位次未得改除
 學奇字奇字者文字奇古如法為濶美為嫩暴為颯風為飄之類六書一曰古字二曰奇字三曰篆書四曰伏書五曰繆篆六曰鳥蟲
 校訂書曰校

楊雄稱德

山中在當陽 ○五年莽大夫楊雄歿書曰莽大夫其隨莽不雄字子雲成帝之世以奏賦為郎給忠於漢也
 事黃門三世成帝哀帝平帝不徙官及莽篡以耆老久次久不轉轉為大夫嘗作太玄擬易法言擬論卒章
 稱莽功德比鼻伊周後又作劇繁秦美新劇也甚美新莽稱之文以頌莽劉棻墳嘗從雄學奇字
 未詳茶坐事誅辭連及雄時雄校教書天祿閣在案西漢藏典籍之所使者來欲叔之雄從閣上自投下莽詔勿問至是死 ○琅琊樊崇東海刀涓子

平林縣名也

節候買舊本誤作戴候買今訂正之

劉續及秀起兵 立劉玄為皇帝 劉玄劉帝

都等兵起 ○地皇三年崇兵自號赤眉通鑿云與莽兵亂故朱其眉以相別 ○綠林兵分為下江新市兵 ○

荆州平林兵起 ○漢宗室劉續行及弟秀起兵

春平陵新市平林兵皆附之明年諸將共立劉

玄為皇帝玄春陵節候買之後與續秀同高祖

日高祖甲世祖時在平林軍中號更庚下始將軍諸將

貪其懦怯去弱立之南面立朝群臣句以手

刮關入摩也 ○席羞愧流汗不能言太赦改元更始

都于宛並同 ○更始元年即莽地皇四年劉秀大破莽

錯刀如淳曰
名錢為刀以
利其於民也
莽造錯刀蓋
身形如刀以
黃金錯其文
曰一刀直五
千也
隗囂字季孟
○公孫述字
子陽扶風人

隗起
公孫
述起
兵成
都
誅莽
兵

兵於昆陽 ○成紀 縣屬秦州 隗囂 兵起 ○公孫述

起兵成都 府屬四川 即益州郡 ○更始遣將破武關析

南陽人鄧曄 起兵迎入長安眾兵誅莽傳

去声 下首請更始莽未篡時更定官名及十二

州界罷置改易天下多事更造錯刀 錯塗也

金錯其文曰契刀 環大如錢 身形如刀 長寸 錯刀直五寸 契刀直五百 大錢

徑寸二分 重十二銖 等貨既篡位以劉字卯金

刀也 籀文劉字从 禁剛卯金刀 服虔曰正月卯

佩之 錫其一面云佩以辟邪之利不得行罷人

一井之下有
者字恐脫落
今從綱目正
五均便蒙註
莽因樂語有
五均乃於長
安及五都立
五均官更名
長安東西市
令及洛陽邯
鄲臨淄宛成
都市長皆為
五均均均平
也均平物價
之官也

更名
天下
田曰
王田

立五
均司
市錢
府官

更作
寶貨

刀契刀五銖錢 武帝所鑄 蓋一 等更名天下田

日王田不得買賣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

分餘田與九族 高祖曾祖祖父父已子孫曾孫玄

鄉里 五百家為鄉 故無田者受田立五均司

市錢府官 莽詔曰周禮有餘貸樂語有五均云

者常以四時仲月定物價各為其市平之民賣

物貨不售者均官考驗其價之貴賤使得其平

錢府者民有乏絕欲賒貸者錢 令聲民各以所

業為貢 農以穀粟工以什 更作寶貨有金銀龜

貝錢布 龜介蟲之長貝亦介蟲也生海中大如

漢書作憤

檻車囚車也
以板四周為
檻無所通見
也鎖頸以鎖
束頸也

改貨泉

四方謳吟思漢

見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筆蹄云。錢貨六品。銀貨二品。龜貨四品。貝貨五品。布貨十品。并銀貨中。又有黃金一。則為六名。而有二十八品矣。百姓潰亂寶

貨不行乃行小錢大錢數朔更變不信盜鑄

即私及私挾五銖錢者抵罪於是農商失業食

貨俱廢民至涕泣市道後又改貨布貨泉布泉皆錢

也。以其布於民間故曰布。每一易錢民又大陷

坑也。犯鑄錢法檻車鎖頸傳詣長安者以十萬

數聲死什六七。改易制度政令煩多四方囂警

通整註衆然謳吟思漢久矣歲旱蝗災皇○人相

厭勝壓伏而
克勝也

節解隨其肢
節解剥若解
牛然

漸臺此未央
宮之漸臺也
水經未央漸
臺在滄溟中
建章漸臺在
太液池中

更始元年二
年誤也今正
之

鑄威斗

節解

更始

遷都
長安

食遠近兵起莽以五石銅鑄威斗如北斗狀李

以其威禦群雄故曰威斗。欲以厭葉勝衆兵

出入使人負之以行。至漢兵入宮猶旋席隨

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斬首

於漸臺軍人分其身節解輦○切肉曰輦謂

之。之自篡至亡改元者三曰始建國天鳳地皇

凡十五年傳莽首至宛更始自宛遷都洛陽父

老見司隸校尉官屬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

漢官威儀○更始二年遷都長安○赤眉攻長

三尺劍周禮冬官桃氏為劍上制上士服之註上制長三尺重三斤十二兩如綫細絲也

○擾亂也迹循實而考之亦曰迹視始皇視比也

狠復狠字景俗狠字很違也復廣句戾陵夷師古曰陵丘陵也夷

安明年赤眉入更始出奔已而降項赤眉句為

去聲所殺自立至亡凡三年前數月大司馬秀已

即位於河北是為世祖光武皇帝高祖奮布衣

提三尺劍八年而成帝業其功之速如是何

哉惟知人善任使而已故高祖曰吾鎮國家撫

百姓攻必取不取如蕭何運籌策決成敗不取如子房戰必

以取天下韓信亦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

斯言盡之矣呂氏之亂漢氏不絕如綫然而卒

不能為患者外有宗藩之強內有絳灌之忠也

文景之時天下家給人足幾致刑措後世皆知

其稱慕莫能及之夫民之情何嘗不欲安樂而

甯壽哉文景能勿擾之而已矣孝武喜溢侈慕

神仙宮室無度巡遊不息窮兵於四夷嚴刑而

重賦迹其行事視始皇何遠哉止以崇儒重道

求賢納諫故其成敗若此之殊也孝昭以章推

之年辨霍光之忠確然不可動何天資之明也

然光猶專政而不歸此則光之罪矣孝宣總覈

名實信賞必罰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方之孝武

功烈優焉孝元優游不絕漢業始衰孝成荒于

酒色委政外家孝哀狠憤不明孽幸盈朝陵夷

至于孝平以幼冲嗣位王莽因之遂移漢祚莽

恃其詐應煩民玩兵罪盈怨積天下叛之更始

雖漢宗室以儒而立考其即位立朝群臣羞愧

平也言其類替若五陵之漸乎

